

列



唐太宗李衛公問對直解卷上

三井家

前辛亥科進士太原劉寅解

太宗曰高麗數侵新羅朕遣使諭不奉詔將討之如何

唐太宗言高麗頻數侵擾新羅朕遣使宣諭不肖奉詔
我將興兵討之其計如何高麗新羅皆東夷國名新羅
其先陳韓後也在高麗東南時新羅內附而高麗蓋蘇
文弒其上畏討故梗化朕者我也太宗自稱也高句驪
字朱蒙都平壤古朝鮮也

靖曰探知蓋蘇文自恃知其謂中國無能討故違命臣請
師三萬擒之

李靖字藥師京兆三原人封衛公對太宗曰臣探知高
麗蓋蘇文自倚恃能知兵法謂中國地遠不能征討故

違抗詔命臣請以三萬衆擒取之蓋蘇文者高麗東部
大人泉蓋蘇文也貞觀十六年弒其王建武立王弟子
藏爲王自爲莫離支其官如中國吏部尚書也蘇文又
號蓋金自云生水中以感人故性泉氏

太宗曰兵少地遙何術臨之
靖曰臣以正兵

李靖對曰臣用正兵臨之

太宗曰平突厥時用奇兵今言正兵何也

太宗言鄉平突厥時用奇兵勝之今征高麗却言用正
兵何也突厥本西方小國姓阿史那氏世居金山之陽
夏曰獯鬻殷曰鬼方周曰玁狁漢曰匈奴魏曰塞廐工

於鐵作金山狀如兜鍪其俗呼兜鍪爲突厥因爲國號
貞觀三年以李靖爲定襄道總管統諸軍討突厥四年
春二月襲破突厥於陰山頡利可汗遁走

靖曰諸葛亮七擒孟獲無他道也正兵而已矣

李靖對曰昔諸葛亮入南中遇孟獲七縱而七擒之無
他道也用正兵而已矣愚謂孔明用正兵若何而七擒
孟獲乎觀其於魚腹平沙之上壘石爲文縱橫皆八晉
桓溫見之曰常山蛇勢此即九軍陣法也所謂隅落鉤
連曲折相對四頭八尾觸處爲首敵衝其中兩頭皆於
孟獲豈識此術所以七縱之而七擒也諸葛亮字孔明
諸葛其複姓也琅琊陽都人先主枉駕顧之後爲軍師
將軍先主崩事後主爲丞相建興三年率衆征南中平

之

太宗曰晉馬隆討涼州亦是依八陣圖作偏箱車地廣則用鹿角車營路狹則木屋施於車上且戰且前信乎正兵古人所重也

太宗曰晉泰始中馬隆討涼州樹機能等亦倣八陣圖作偏箱車若地勢廣平則用鹿角車爲營道路窄狹則爲木屋施於車上且戰且前信乎正兵古人所以爲重也馬隆字孝興東平人兖州舉其才堪良將遷司馬督假節宣威將軍平涼州後爲平虜將軍西平太守靖曰臣討突厥西行數千里若非正兵安能致遠偏箱鹿角兵之大要一則治力一則前指一則東部伍三者迭相爲用斯馬隆所得古法深也

靖又對曰臣討突厥之時西行數千里若非用正兵安能致遠如此哉偏箱車鹿角車二者用兵之大要一則用之而治力一則用之而前指一則用之而東部伍三者更迭相爲使用斯馬隆所得古人之法深也○愚謂兵法有奇有正今李靖但用正而不用奇者何哉夫兵行之法惟先有正至於奇者臨敵變化而爲之耳靖非不用奇也但西行數千里用正兵則部曲有制進止安徐偏箱鹿角扞外禦內必無所失且八陣亦有奇兵若與敵相遇進退不獲非出奇亦安能取勝哉故曰善用兵者無不正無不奇後之爲將者不可泥於用正而不用奇也

太宗曰朕破宋老生初交鋒義師少却朕親以鐵騎自南

原馳下橫突之老生兵斷後大潰遂擒之此正兵乎奇兵乎

太宗問李靖曰朕破宋老生於霍邑初交鋒刃義師少知朕親用鐵騎自南原馳騁而下橫突其陣老生兵斷後因大潰遂擒老生此爲正兵乎爲奇兵乎煬帝十三年唐公至霍邑代王侑遣郎將宋老生等拒之靖曰陛下天縱聖武非學而能臣按兵法自黃帝以來先正而後奇先仁義而後權譎李靖對曰陛下天縱聖武之資非學而能者也臣按兵法自軒轅黃帝征伐諸侯之僭號者始用師旅以至於今必先用正而後奇必先以仁義治之而後用權變譎詐之術○愚按權者一時之用權而得中即仁義也仁

義豈有不正者哉至於譎則詭詐之謂如晉文公譎而不正是也上古之世聖帝明王專用仁義仁義者治天下之常經也所謂古者以仁爲本以義治之之謂正也也正不獲意以權濟之故權爲聖人處變之道今李靖以權譎並言蓋兵家權謀詭詐之術非三代聖人之權道也

且霍邑之戰師以義舉者正也建成墜馬右軍少却者奇也且霍邑與宋老生戰師以義舉者得其兵法之正也建成墜馬右師少却者合乎兵法之奇也建成神堯高祖太子後爲太宗所殺太宗曰彼時少却幾敗大事者謂奇耶

太宗言彼時右軍少却幾敗吾之大事何以謂之奇邪
靖曰凡兵以前向爲正後却爲奇且右軍不却則老生安
致之來哉法曰利而誘之亂而取之老生不知其恃勇急
進不意斷後見擒於陛下此所謂以奇爲正也
李靖對曰凡兵前向者爲正後却者爲奇且右軍初不
少却則老生之兵安能致之而來哉兵法曰以利誘之
使來因其亂而取之宋老生本不知兵倚恃其勇而急
進不料鐵騎自南原馳下橫突其陣兵遂斷後見擒於
陛下此所謂以奇爲正也昔春秋時晉與楚戰晉臣以
師犯陳蔡此即向前爲正也狐毛設二旆而退栾枝使
輿曳柴偽遁此即後却爲奇也楚師馳之原軫卻漆以
中軍公族橫擊之狐毛狐偃以上軍夾攻子西楚師敗

績此與霍邑之戰同皆以奇爲正也但狐毛栾枝設奇
誘楚人之來而右軍少却建成墜馬偶合出奇之道耳
向非太宗天授幾何而不爲老生所勝與

太宗曰霍去病暗與孫具合誠有是夫當右軍之却也高
祖失色及朕奮擊反爲我利孫具暗合鄉實知言

太宗曰漢武時霍去病爲將暗與孫具相合誠實有此
事也夫當其右軍少却高祖失色及朕以鐵騎奮而擊
之反爲我之所利與孫具暗合鄉實知言蓋以右軍少
却暗合孫具出奇取勝之法漢武嘗欲教去病孫具兵
法去病對曰願方畧如何耳不至學古兵法也凡行軍
制勝多與孫具闇合霍去病衛青姊子也年十八善騎
射從大將軍爲票姚校尉屢有功後爲驃騎將軍高祖

唐神堯高祖也

太宗曰凡兵却皆謂之奇乎

太宗問李靖曰凡兵却皆可謂之奇否乎

靖曰不然夫其却旗參差而不齊鼓大小而不應令喧囂而不一此真敗者也非奇也若旗齊鼓應號令如一紛々紜々雖退走非敗也必有奇也法曰佯北勿追又曰能而示之不能皆奇之謂也

靖對太宗曰不然夫兵之却也旗幟參差而不能齊鼓音大小而不相應號令喧囂而不歸一此乃真敗也非所謂奇也若旗幟齊整鼓聲相應號令如一紛々紜々示之以亂雖退非真敗也必有奇伏也若韓信之佯北棄枝之偽遁非奇而何在兵法有曰佯北者勿追又曰

將本能而佯示之以不能皆奇之謂也

太宗曰霍邑之戰右軍少却其天乎老生被擒其入乎

太宗曰霍邑之戰右軍少却其係之天命乎老生被擒其係之人事乎言右師偶爾少却而誘老生之來是天命使之也太宗以鐵騎自南原馳下橫突之老生兵潰而擒是人力為之也

靖曰若非正兵變為奇々兵變為正則安能勝哉故善用

兵者奇正人而已變而神之所以推乎天也太宗倪首靖對曰凡戰若非正兵或變而為奇々其或變而為正使敵莫測吾奇正之形則亦安能致勝哉故善能用兵者奇正皆在人而已變化而入於神妙不測所以推之於天也太宗已知其義遂低首

太宗曰奇正素分之歟臨時制之歟

太宗問靖曰奇與正平日素分之歟乃臨時制之歟

靖曰按曹公新書曰已二而敵一則一術為正一術為奇已五而敵一則三術為正二術為奇此言大畧

靖對曰臣按曹公新書有曰已二軍敵一軍則我以一術為正以一術為奇已五軍敵一軍則我以三術為正以二術為奇此但言其大畧耳假如已一而敵二已一而敵五則以何術為正以何術為奇乎故云曹公但言奇正之大畧非奇正之深妙者也

唯孫武云戰勢不過奇正奇正之變不可勝窮奇正相生如循環之無端孰能窮之斯得之矣安有素分之邪

唯孫武子有云戰勢不過奇正二者奇正之變不可盡

窮焉奇正之變謂奇或變而為正或變而為奇也奇

正相生謂或以奇而生正或以正而生奇如環循轉無

有端倪誰能盡之斯言乃得奇正之妙耳安有奇正平

日素分之理邪

若士卒未習吾法偏裨未熟吾令則必為之二術教戰時

各認旗鼓迭相分合故曰分合為變此教戰之術耳教閱

既成衆知吾法然後如驅群羊由將所指孰分奇正之別

哉

若士卒未習吾法偏裨未熟吾令則必為之二術教戰時

各認旗鼓迭相分合故曰分合為變此教戰之術耳教閱

既成衆知吾法然後如驅群羊由將所指孰分奇正之別

哉若士卒未習吾法偏裨未熟吾令則必為之二術教戰時

群羊或存或來由將所指孰能分其奇正之別哉
孫武所謂形人而我無形此乃奇正之極致是以素分者
教閱也臨時制變者不可勝窮也

孫武所謂以虛實奇正之形示人而我實無虛實奇正
之形此乃奇正至極之理是以奇正素分者教閱之法
也或奇而示之正或正而示之奇臨時相變者奇正不
可勝窮之道也

太宗曰深乎深乎曹公必知之矣但新書所以授諸將而
已非奇正本法

太宗曰奇正之法深遠乎哉重言深乎深乎者嘆其奇
正之法不可以淺近求之也奇正之法雖深而曹公必
能知之但新書所以授諸將而已非論奇正本法也蓋

曹公竊說不令時人得知奇正之妙耳

太宗曰曹公云奇兵旁擊鄉謂若何

太宗言曹公註孫武以正合以奇勝下云正者當敵奇
者從旁擊不備也鄉謂其說若何

靖曰臣按曹公註孫子曰先出合戰為正後出為奇此與
旁擊之說異焉

靖對曰臣嘗按曹公註孫子有云先出與人合戰者為
正在後出者為奇此又與旁擊之說不同焉

臣愚謂大衆所合為正將所自出為奇烏有先後旁擊之
拘哉

臣愚謂大衆與敵所合者為正兵大將所自出者為奇
兵烏有先出為正後出為奇與從旁擊不備之拘執哉

太宗曰吾之正使敵視以爲奇吾之奇使敵視以爲正斯所謂形人者敵以奇爲正以正爲奇變化莫測斯所謂無形者敵靖拜曰陛下神聖迴出古人非臣所及

太宗言吾之正兵使敵人視之反疑以爲奇吾之奇兵使敵人視之反疑以爲正斯孫子所謂形人者敵吾能以奇兵變爲正正兵變爲奇奇正變化不可測度斯孫子所謂無形者敵靖拜而對曰陛下神聖之姿迴出於古人非臣所能及也○或問奇何以變而爲正正何以變而爲奇耶愚謂奇正之道變化無窮非一言而能盡大衆所合固爲正如晉與楚戰孤毛設二旆而退栾枝與榮而走正而變爲奇也將所自出固爲奇如孫臏入魏地使其軍十萬竄明日爲五萬竄又明日爲三萬

竄至馬陵以萬人夾道而伏遂殺龐涓敗魏師奇而變爲正也○不特此也凡佚而示之勞飽而示之飢非變正而爲奇歟佯棄其鼓走水上軍非變奇而爲正歟善用兵者正亦勝奇亦勝使敵不知我所以制勝之形斯能應變於無窮矣

太宗曰分合爲變者奇正安在

太宗言分而合之而分互相更變奇正之法安在

靖曰善用兵者無不正無不奇使敵莫測故正亦勝奇亦勝三軍之士止知其勝莫知其所以勝非變而能通安能至是哉分合所出唯孫武能之吳起而下莫可及焉

靖對曰善用兵者無不是正無不是奇使敵人莫可測量故用正兵亦勝奇兵亦勝吾三軍之士止知其破軍

殺將而取勝莫知其陰謀秘計所以制勝之道非分合變化而能通安能至於如此之妙哉分合所出唯孫武一人能之自吳起而下皆莫可及也

太宗曰吳術若何靖曰臣請畧言之魏武侯問吳起兩軍相向起曰使賤而勇者前擊鋒如交而北北而勿亂觀敵進取一坐一起奔北不追則敵有謀矣

太宗言吳起之術如何靖答曰臣請大畧言之昔日魏武侯問於吳起若兩軍相向我欲知其將之能否當用何術吳起對曰使賤而有勇者前向擊之初交鋒而北北而勿用以罰觀敵將前進而取利士卒一坐一起皆有節見奔北者不來追逐則敵將有智謀矣若悉眾追北行止縱橫此敵人不才擊之勿疑臣謂吳術

大卒多類此非孫武所謂以正合也

若彼悉眾追北行止縱橫不齊則知敵將無能擊之勿疑也臣謂吳起之術大卒多類此非若孫武所謂以正合戰之法

太宗曰鄉舅韓擒武嘗言鄉可與論孫具亦奇正之謂乎靖曰擒武安知奇正之極但以奇為奇以正為正耳曾未知奇正相變循環無窮者也

太宗謂靖曰鄉舅韓擒武嘗言鄉可與論孫具兵法亦奇正之謂否乎靖答曰擒武安知奇正之極致但以奇為奇以正為正曾不知奇而變為正奇與正相變通如環循轉無窮盡者也擒武字子通河東垣人也一曰名擒虎一曰初名豹隋開皇九年與賀若弼平眾滅陳李

靖其甥也。○愚謂以奇為奇以正為正如八陣以天地風雲為四正以龍虎為四奇六花陣以中一軍為奇以外六軍為正十二將兵以八軍為正四軍為奇此等皆是古人詭說其名耳殊不知善用兵者無不正無不奇也。假若敵來攻或龍虎為蛇四軍我以天地風雲四軍或驚前而掩後或衝東而擊西是以奇為正而與敵之合戰以正為奇左右角之而取勝也。以此言之奇正大循環豈有窮矣。

太宗曰古人臨陳出奇攻人不意斯亦相變之法乎。靖曰前代戰鬪多是以小術而勝無術以片善而勝無善助安足以論兵法也。若謝玄之破苻堅非謝玄之善也。蓋苻堅之不善也。

太宗問靖曰古人臨陳出奇攻敵人之不意斯亦正奇相變之法乎。靖對曰前代為將者與敵戰鬪多是以已之小術勝人之無術以已之片善勝人之無善此等安比以論兵法哉。若東晉時謝玄之破苻堅於淝水非是謝玄之善蓋苻堅之不善也。玄字幼度謝安之姪也。

太宗顧侍臣檢謝玄傳閱之曰苻堅甚處是不善。靖曰臣觀苻堅載記曰秦諸軍皆潰敗唯慕容垂一軍獨全。堅以千餘騎赴之。垂子寶勸垂殺堅不果。此有以見秦軍之亂慕容垂獨全蓋堅為垂所陷明矣。夫為人所陷而欲勝敵不亦難乎。臣故曰無術焉苻堅之類是也。

太宗問李靖之言顧左右侍臣使檢謝玄傳閱之。聞李靖曰苻堅甚處是不善也。靖對曰臣觀苻堅載記有云

秦諸軍皆潰敗走唯慕容垂一軍獨全時垂有軍三萬不曾有亡符堅只有千餘騎奔赴其營垂子慕容寶勸垂殺堅垂曰彼以赤心投我若何害之天苟棄之何患不亡觀此有以見秦軍之亂慕容垂獨全者蓋垂有貳於堅按兵不動以幸其敗欲乘機以復其國耳是符堅為垂所陷也夫自己為人所陷而欲取勝於敵不亦難乎臣故曰符堅無術焉假使符堅有術阻淝水而不退命垂等分為左右二拒一出淝水之上掩晉軍之右一出淝水之下襲晉軍之左堅整中軍伺晉之亂直渡淝水蹶之雖韓白亦不能支况謝玄牢之徒歟晉兵敗而垂敢為亂子慕容垂本燕王皝之子初名霸後改名垂封吳王畏太后可定渾氏而奪秦豈真為堅用哉

太宗曰孫子謂多算勝少算有以知少算勝無算凡事皆然

太宗言孫子書謂多算勝少算因有以知少算能勝無算也凡事皆如此耳

太宗曰黃帝兵法世傳握奇文或謂為握機文何謂也

太宗問靖曰軒轅黃帝有兵法世入相傳為握奇文或人又謂握機文此何謂也

靖曰奇音機故或傳為機其義則一考其辭云四為正四為奇餘奇為握機奇餘零也因此音機

靖對曰奇音此機字故或者誤傳為機字其義則一耳考其言辭則曰四為正謂天地風雲四陳也四為奇謂龍虎鳥蛇四陳也餘奇零之其六將握之為中軍故為

握機謂零之兵因此音為機字

臣愚謂兵無不是機安在乎握而言也當為餘奇則是夫正兵受之於君奇兵將所自出法曰令素行以教其民若則民服此受之於君者也又曰兵不豫言君命有所不受此將所自出者也

臣愚謂兵無不是機謀機謀安在乎握持而言也當為餘奇之兵為是夫正兵受之於人若謂國家有征伐之大事或十萬或二十萬命將總之而出此受之於君者乃正兵也奇兵將之所自出謂選精銳簡武舅或掩其前後或襲其左右分合變通悉聽於將乃奇兵也兵法有曰令素行以教其民者則民服此乃受之於君者即正兵也又曰兵事不豫先言之君之命將有所不受者此

將之所自出即奇兵也

凡將正而無奇則守將也奇而無正則鬪將也奇正皆得國之輔也是故握機握奇本無二法在學者兼通而已

凡為將者但知守正而無奇則守將也但知用奇而無正則鬪將也奇正皆得其法為國家輔佐之臣也是故握機與握奇本無二法在學者兼通而已

太宗曰陣數有九中心零者大將握之四面八向皆取準焉陳間容陳隊間容隊以前為後以後為前進無速奔退無遽走四頭八尾觸處為首敵衝其中兩頭皆救數起於五而終於八此何謂也

太宗問靖曰陳數有九外有四正四奇中心奇零者大將總握之四面八向皆取準則焉陳間容陳者大陳

包小陳也隊間容隊者大隊包小隊也或以前爲後或以後爲前謂平時以南向者爲前以北向者爲後若回軍轉陳則北向者爲前南向者爲後不言左右者舉一端言也若東行則東向者爲前西向者爲後西行則西向者爲前東向者爲後惟其有分數也故進無速奔惟其有節制也故退無遽走言進退齊一也四頭者四正四奇皆可爲首也八尾者謂九軍敵或攻其一則首也餘八軍爲尾矣編處爲首者謂敵來攻處便爲首也敵若衝擊其中則兩頭皆救常山蛇勢也數起於五者五爲陳法也數終於八者四面八軍也此法何謂也靖曰諸葛亮以后縱橫布爲八行方陳之法即此圖也臣嘗教閱必先此陳世所傳握機文蓋得其粗也

靖對曰諸葛亮於魚腹平沙之上以石縱橫布爲八行黃帝九軍方陳之法即此圖也蓋諸葛變而爲縱橫八行耳縱橫八行者謂四面視之皆成八行八之六十四小方陳即所謂陳間容陳四頭八尾者也臣嘗教閱士卒必先用此陳世人所傳握機文蓋得其粗者耳八行即六十四魁八之爲行也

太宗曰天地風雲龍虎鳥蛇斯八陣何義也

太宗問靖曰天地風雲龍虎鳥蛇此八陣取何義也蓋八陣四方四維各一陳也以乾爲天陣以坤爲地陣以巽爲風陣以艮爲雲陣以東爲龍陣即左青龍也以西爲虎陣即右白虎也以南爲鳥陣即前朱雀也以北爲蛇陣即後玄武也

靖曰傳之者誤也古人秘藏此法故詭設八名耳八陳本一也分爲八焉若天地者本乎旗號風雲者本乎幡名龍虎鳥蛇本乎隊伍之別後世誤傳詭設物象何止八而已乎靖對曰世人傳之者差誤也古人秘藏此法故詭設天地風雲龍虎鳥蛇八名耳八陳本一陳也分爲之八焉若天地者本乎旗之號風雲者本乎幡之名天取其高而能覆地取其厚而能載故以爲旗之號使爲將者亦法天地之所以高厚焉風取其動作之象雲取其卷舒之勢故以爲幡之名使爲將者亦効風雲之所以變化焉非二陳似乎風雲也龍虎鳥蛇者本乎隊伍之別龍取其騰躍虎取其威猛鳥取其迅疾蛇取其能扞外而禦內焉蓋欲使隊伍士卒亦効龍虎鳥蛇之騰躍威猛

迅疾及能扞外而禦內也非二陳似乎龍虎而二陣似乎鳥蛇也其以天地風雲龍虎鳥蛇分爲八陳乃後世之人誤傳之耳若云詭設物象豈止八者而已乎

太宗曰數起於五而終於八則非設象竇古陳也鄉試陳

太宗問靖曰陣數起於五而終於八則非若天地風雲龍虎鳥蛇之設象竇古陳法也鄉試爲我陣之靖曰臣按黃帝始立丘井之法因以制兵故井分四道八家爲之其形井字關方九焉五爲陣法四爲閑地此所謂數起於五也

靖對曰臣按軒轅時始立丘井之法八家爲井十六井爲丘因以制爲兵法故一井分爲四道八家共處之其

形似一井字開方則九焉以前後左右中五處爲陣法
以四隅四處爲閑地此所謂陣數始起於五也蓋黃帝
初時人民尚少故止用五爲陣也

虛其中大將居之環其四面諸部連繞此所謂終於八也
散虛其中軍大將居之即中心零者大將握之四面八向
皆取準焉者也環其四面諸部連繞即左右前後及四
維通爲八陳此所謂數終於八也蓋後來人民衆多土
地廣大故用八者皆爲陳耳

及乎變化制敵則紛々紜々闔亂而法不乱混々沌沌形
圖而勢不散此所謂散而成八復而爲一者也

及乎變化奇正以制敵則紛々紜々闔暗似亂而其法
不乱混々沌沌形如轉環而其勢不散此所謂散而分

之而成八小陣復而合之則爲一大陣也
太宗曰深乎黃帝之制兵也後世雖有天智神畧莫能出
其閫闕降此孰有繼之者乎

太宗聞靖之言曰深遠乎哉黃帝之制兵法也後世之
人雖有天智神畧之妙莫能出其閫闕之外降此以符
誰有能繼其法者乎

靖曰周之始興則太公實繕其法始於岐都以建井畝戎
車三百輛虎賁三百人以立軍制六步七步六伐七伐以
教戰法陳師牧野太公以百夫制師以成武功以四萬五
千人勝紂七十萬衆

靖對曰周家初興則太公望實繕脩其法始於岐都以
建井畝之制用始祖后稷封於郃十三世而大玉徙

居岐山之陽建都於周原之上是曰岐都十五世而文
王以太公望為師備戎車三百輛虎賁之士三百人以
十立軍之制度不愆於六步七步六伐七伐乃止齊焉以
教戰陳之法陳師商郊牧野太公以百夫致師旅必戰
車之心而成就武功用四萬五千人勝紂七十萬衆尚書
小序云戎車三輛虎賁三百人注云虎賁百夫之長也
孟子云草車三百輛虎賁三千人二說不同後詳辯之
周司馬法本太公者也太公既沒齊人得其遺法至桓公
霸天下任管仲復脩太公法謂之節制之師諸侯畢服
周大司馬之法本於太公者也太公既沒之後子伋為
齊侯故齊人得真遺法至桓公霸長天下任用管仲為
相復繕修太公兵法謂之節制之兵天下諸侯因此皆

服節制者兵不大勝亦不大敗言其有節制
太宗曰儒者多言管仲霸臣而已殊不知兵法乃本於王
制也諸葛亮主佐之才自比管樂以此知管仲亦王佐也
但周衰時王不能用故假齊興師爾
太宗曰儒者多言管仲乃霸者之臣而已殊不知兵法
起自井田本於王者之制也蜀諸葛亮有王佐之才在
南陽時自比管仲樂毅以此知管仲亦王者之佐但周
室衰微時王不能任用故假齊桓公興師以匡止天下
由者也樂毅魏人樂羊之後居靈壽聞燕昭王賢乃歸之
王以爲亞卿從破齊有功封昌國君昭王崩子惠王立
入疑之遂西走趙趙封毅於觀津號曰望諸君
靖再拜曰陛下神聖知人如此老臣雖死無媿肯賢也臣

請言管仲制齊之法三分齊國以爲三軍五家爲軌故五人爲伍十軌爲里故五十人爲小戎四里爲連故二百人爲卒十連爲鄉故二千人爲旅五鄉一師故萬人爲軍亦由司馬法一師五旅一旅五卒之義焉其實皆得太公之遺法

靖再拜起而言曰陛下神聖知人如此之明若臣雖死無媿古昔賢者臣請言管仲當時制齊之法三分齊國之民以爲三軍古者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齊大國也故爲三軍民以五家爲一軌故兵以五人爲一伍十軌爲一里十軌五十家也故兵以五十人爲一小戎四里爲一連四里二百家也故兵以二百人爲一卒十連爲一鄉十連二十家也故兵以二十人爲一旅五

鄉爲一師五鄉一萬家也故兵以萬人爲一軍亦由古

人司馬法一師分五旅一旅分五卒之義焉其實皆得

太公望之遺法也周制二十五家爲一里五百家爲一

黨萬二千五百家爲一鄉其兵制則以五人爲伍十人

爲什百人爲卒五百人爲旅萬二千五百人爲軍其數

爲異耳愚謂管仲曾哲之所不爲孔子繼其器小而太

宗李靖皆以爲王佐何也夫管仲尊周室攘夷狄九合一

匡功實不小仲尼再言如其仁以許之以其有仁者之

功也然其局量褊淺規模狹隘不能正心脩身以致君

於王道大抵多以權謀馭下三歸反垢爲侈已甚此孔

子所以譏其器小與不志禮也假使時王任之其功烈

亦不過如此李唐之班道學不明雖以太宗之賢亦不

過假仁義而已李靖輩又安識王佐哉
太宗曰司馬法入言穰苴所述是歟否也
太宗問靖曰司馬法世人皆言司馬穰苴所述是歟否也
靖曰按史記穰苴傳齊景公時穰苴善用兵敗燕晉之師
景公尊爲司馬之官由是構司馬穰苴子孫號司馬氏
靖答曰臣按史記穰苴傳齊景公時田穰苴善用兵
敗燕晉二國之師景公尊穰苴爲司馬之官由是構爲
司馬穰苴其子孫因號司馬氏穰苴田完之苗裔也人
至齊威王追論古司馬法又述穰苴所學遂有司馬穰苴
書數十篇今世所傳兵家者流又分權謀形勢陰陽技巧
四種皆出司馬法也

至齊威王時追論古司馬法方成其書又述田穰苴所
學遂有司馬穰苴書凡數十篇即今世所傳兵家者流
其書內又分權謀者權變機謀形勢也陰陽者天時之順
逆也技巧者攻守之用也

太宗曰漢張良韓信序次兵法凡百八十二家刪取要用
定著三十五家今失其傳何也

太宗問靖曰漢張良與韓信序次古兵法凡一百八十
二家刪去蓋偽取其切要可用者定著三十五家今失
其傳何謂也按漢藝文志謂諸呂用事而盜取之恐彼
時因而失之耳張良字子房其先韓人佐高祖滅秦楚
定天下封留侯韓信淮陰人也佐高祖定三秦擒魏豹
破趙取齊敗項羽垓下封楚王後降封淮陰侯呂后殺

之

靖曰張良所學太公六韜三畧是也韓信所學穰苴孫武是也然大體不出三門四種而已

靖對曰張良所學即太公之六韜黃石公之三畧是也韓信所學即司馬穰苴書孫武子是也然大體不出乎三門四種而已按漢藝文志云吳孫子兵法八十二篇其起四十八篇今皆不存矣

太宗曰何謂三門靖曰臣按太公謀八十一篇所謂陰謀不可以言窮太公言七十一篇不可以兵窮太公兵八十五篇不可以財窮此三門也

太宗曰何謂三門靖曰臣按太公謀有八十一篇所謂陰謀可不以言窮其意太公言有七十一篇不可以兵

窮其妙太公兵有七十一篇不可以財窮其術謀言兵共二百三十七篇此所謂三門按漢藝文志六韜六篇顏師古云即今之六韜也然則二百三十七篇後人增加而為之

太宗曰何謂四種靖曰漢任宏所論是也凡兵家流權謀為一種形勢為一種及陰陽技巧二種此四種也

太宗問曰何謂四種靖曰漢武帝時任宏所論是也凡兵家者流權謀為一種權謀者以正守國以奇用兵先計而後戰兼形勢包陰陽用技巧者也形勢為一種形勢者雷動風舉後發而先至離合背鄉變化無常以輕疾制敵者也及陰陽技巧為二種陰陽者順時而發推形德隨斗擊凶五勝假鬼神而為助者也技巧者習手

足便器械利機關以立攻守之勝者也此謂四種愚按
漢藝文志權謀十三家共二百五十九篇吳孫子八十
二篇齊孫子八十九篇公孫鞅二十七篇吳起四十八
篇范蠡二篇大夫種三篇李子十篇鍾一兵春秋三
篇龐煖二篇兒良一篇廣武君一篇韓信三篇形勢十
一家共九十二篇楚兵法七篇蚩尤二篇孫軫五篇繇
叙二篇王孫十六篇尉繚子三十一篇魏公子二十一
篇景子十三篇李良三篇丁子一篇項王一兵陰陽十
六家共二百四十九篇太一兵法一篇天一兵法三十
五篇神農兵法一篇黃帝十六篇封故五篇風右十三
篇力牧十五篇鳩冶子一篇鬼谷區三篇地典六篇孟
子一篇東父三十一篇師曠八篇襄弘十五篇別成子

天望軍氣六篇辟兵威勝方七十篇技巧十三家百九十
九篇苗子五十篇伍子胥十篇公勝子五篇苗子五篇
逢門射法二篇陰通成射法十一篇李將軍射法三篇
魏氏射法六篇強弩將軍王圍射法五卷望遠連弩射
法具十五篇護軍射師王賀射書五篇蒲直子戈法四
篇劔道三十八篇手搏六篇雜家兵法五十七篇整鞠
二十五篇今多磨滅不存耳

太宗曰司馬法首序蒐狩何也靖曰順其時而要之以神
重其事也

太宗曰司馬法首序春蒐冬狩之法何謂也靖曰順天
以講武要之以神而重其事也蓋古者田獵獲禽取上
殺以薦宗廟而面傷踐毛不成禽者皆不獻也此所謂

要之神而重其事耳
周禮最爲大政成有岐陽之蒐康有鄴宮之朝穆有塗山之會此天子之事也
周禮書以此最爲國家之大政在周成王時則有岐陽之蒐岐陽者岐山之陽也春田曰蒐冬者搜也謂搜其無孕字者而取之在周康王時則有鄴宮之朝鄴邑之宮也文王都鄴武王遷鎬是康王因田獵而朝諸侯於鄴邑之宮也在周穆王時則有塗山之會塗山即禹會諸侯之地是穆王亦因田獵而會諸侯於塗山也此皆天子之事也
及周襄齊桓有召陵之師晉文有踐土之盟此諸侯奉行天子之事也

及周室衰微威令不行而蒐狩之禮亦廢齊桓公霸諸侯於是召陵之師晉文公霸諸侯於是踐土之盟召陵之師在魯僖公四年踐土之盟在魯僖公二十八年皆諸侯奉行天子之事也
其實用九伐之法以威不恪假之以朝會因之以巡狩訓之以甲兵言無事兵不妄舉必於農隙不忘武備也故首序蒐狩不其深乎
其實則用大司馬九伐之法以威諸侯之不恭命者假之以會朝之名因之以巡狩之禮訓之以甲兵之事春蒐見曰朝時見曰會天子適諸侯曰巡狩巡狩者巡所守也甲兵士卒所被之甲所執之兵也言國家無事兵不可妄舉必於農隙之時脩爲田獵之事所以不忘武備

也首序蒐狩不其深遠乎哉

太宗曰春秋楚子二廣之法云百家象物而動軍政不戒而備此亦得周制歟

太宗問靖曰春秋時楚子二廣之法有云百官皆象其物類而後動言不妄動也軍政不待戒令而先備言無不備也亦得周家之制度歟楚熊繹之後姓芊氏子爵之僭稱王楚子即莊王旅也二廣者左右二廣也右廣鷄其鳴而駕日中而說左則受之日入而說內官序當其夜以待不虞此所謂百官象物而動軍政不戒而備也

靖曰按左氏說楚子乘廣三十乘廣有一率之偏之兩軍行右轅以轅爲法故挾轅而戰皆周制也

靖答曰按左氏傳說楚子乘廣用車三十乘廣之一車

有一卒每一卒用百人只是舊制十五乘爲一偏之法但偏法一乘用百人比偏增一兩爲兼副耳一兩五十人廣之一車比偏之一車多五十人耳凡軍行之制在軍之右者挾轅爲戰備蓋以車轅爲法故軍行挾轅而戰者周家之制度也一說偏之一乘用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廣之一乘用甲士三人步卒一百四十七人是廣一乘之卒用偏乘之兩率耳與前左傳材堯叟註頗異今並存之

臣謂百人曰卒五十人曰兩此是每車一乘用士百五十人比周制差多耳周一乘步卒七十二人甲士三人以二十五人爲一甲凡三甲共七十五人楚山澤之國車少而人多分爲三隊則與周制同矣

靖又言臣謂古者百人爲一卒五十人爲一兩此是齊
人乘廣之法每車一乘用士一百五十人比周制差多
耳周家一乘用步率七十二人甲士三人以二十五人
爲一甲凡三甲共用七十五人楚山澤之國車少而入
多分百五十人爲三隊與周制分三甲同矣按左傳云
爲敖爲宰擇楚國之令典軍行右轅左追蓐前茅慮無
中權後勁百官象物而動軍政不戕而備能用典矣
太宗曰春秋荀息伐狄毀車爲行亦正兵歟奇兵歟靖曰
荀息用車法耳雖合車而法在其中焉一爲左角一爲右
角一爲前拒分爲三隊此一乘法也千萬乘皆然

太宗問靖曰春秋時荀息伐狄於大鹵荀息晉鄉中行
穆子也毀車爲行者魏舒以狄徒衆而我車多所遇之

地又阨故勸荀息舍車爲行也太宗問此法謂之正兵
歟謂之奇兵歟靖答曰荀息只是用車法耳雖舍車而
車法在其中蓋每車一乘甲士三人步率七十二分而
爲三隊一爲左角一爲右角一爲前拒共七十五人此
一乘法也千乘萬乘皆如此按左傳荀息舍車爲五陣
以相離兩於前伍於後專爲右角參爲左角偏爲前拒
大敗狄人

臣按曹公新書云攻車七十五人前拒一隊左右角二隊
守車一隊炊子十人守裝五人旣養五人糶汲五人共二
十五人攻守二乘九百人輿兵十萬用車千乘輕二千此
大率荀息之舊法也

臣按曹公新書有云攻車一乘甲士三人步率七十二

人前推一隊二十四人左右角二隊四十八人守車一
兩用卒一隊內執炊爨者十人看守衣裝者五人厩養
牛馬者五人樵薪汲水者五人共該二十五人攻守二
乘共用百人攻車即戰車守車即輜車凡興師十萬用
車輕重二千乘此大卒荀兵之舊法也按舊本云輕車
二千與上文不同一本作輕重二千謂輕車一千重車
一千與上文合今從之

又觀漢魏之間軍制五車爲隊僕射一人十車爲師卒長
一人凡車千乘將吏二人多倣此

又觀兩漢曹魏之間軍之制度以五車爲一隊僕射一
人領之十車爲一師卒長一人領之凡車一千乘將吏
用二人統制之謂一正一副也已上千乘三千乘至萬

乘皆倣此例

臣以今法參用之則跳盪騎兵也戰鋒隊步騎相半也駐
隊兼車乘而出也

臣以今日唐朝法制相參而用之則跳盪者騎兵也戰
鋒隊者步與騎相半駐隊者兼車乘而出也跳盪戰鋒
駐隊皆隊伍名也

臣西討突厥越險數千里此制未嘗敢易蓋古法節制信
可重也

臣西討突厥時過越險阻之地數十里此制未嘗敢改
易蓋古法節制之兵信可重也

太宗幸靈州回召靖賜坐曰朕命道宗及阿史那社尒等
討薛延陀而鐵勒諸部乞置漠官朕皆從其請延陀西走

恐爲後患故遣李勣討之今北荒悉平然諸部番漢雜處
以何道經久使得兩全安之

太宗車駕幸靈州回召李靖賜之坐問曰朕命江夏王
道宗及阿史那社尒等征討番將薛延陀而鐵勒諸部
乞置漢官朕皆從其所請薛延陀西走朕恐爲後患故
又遣李勣往討之今北荒悉平定然諸部番兵與漢人
相雜而處今以何術能經久使得番漢兩全安之靈州
在北地郡其地在河之洲隨水高下未嘗淪沒故號靈
州阿史那社尒處羅可汗之子阿史那突厥三字姓社
尒其名也年十一以知畧聞處羅以爲拓設建牙於磧
北後擊延陀而敗貞觀十年平衆來降以爲左驍騎大
將軍尚公主典屯兵薛延陀匈奴之別種也按延陀部

而有之故號薛延陀姓一說其先與薛雜居磧北鐵勒
諸部皆匈奴遺種也鐵勒有九姓曰藥羅葛曰胡咄葛
曰掘羅勿曰貊歌息紇曰阿勿喃曰葛薛曰斛唱素曰
葉勿葛曰奚邪忽貞觀十年秋八月太宗幸靈州遣李
世勣擊薛延陀降之

靖曰陛下勅自突厥至回紇部落凡置驛六十六處以通
并侯斯已得策矣然臣愚以謂漢戍宜自爲一法番落宜
自爲一法教習各異勿使混同或遇寇至則密勅主將臨
時變號易服以奇擊之

靖答曰陛下勅自突厥至回紇部落設置驛舍六十六
處以通并侯之人此已得策矣然如此臣以謂漢之戍
卒宜自爲一法練習之番之部落宜自爲一法練習之

教習之法各異勿使混同無番漢之分或遇寇暴卒至則密勅主將臨時變號易服出奇擊之回紇其先匈奴也姓藥羅葛氏居薛延陀北娑陵水上元魏時號高車部唐初爲勅勒諸部後屬突厥會突厥亂襲破之遂稱自可汗至唐德宗時改號回鶻言其捷擊猶鶻鳥之飛也太宗貞觀二十一年以鐵勒諸部爲州縣回紇以南突厥厥以北開一道置六十八驛今問對云六十六驛恐傳寫之誤耳

太宗曰何道也靖曰此所謂多方以誤之術也番而示之漠而示之番彼不知番漠之別則莫能測我攻守之計矣善用兵者先爲不測則敵乖其所之也

太宗曰是何道也靖對曰此所謂多設方畧以誤之

術也番兵而佯示之以漠兵而佯示之以番使彼不知吾番漢之別則莫能測度我攻守之計矣善用兵者先爲不可測之形則敵必乖違其所往之初心也

太宗曰正合朕意鄉可密教邊將只以此番漢便見奇正之法矣靖再拜曰聖慮天縱聞一知十臣安能極其說哉

太宗曰鄉言正合朕意鄉可密切訓教邊將只以此番漢之兵變號易服便見奇正之法矣謂番而示之漠亦奇而示之正也漠而示之番亦正而示之奇也番漢不可別則奇正亦不可測也靖再拜曰聖上之慮天縱之也聞一知十臣安能盡其說哉

太宗曰諸葛亮言有制之兵無能之將不可敗也無制之兵有能之將不可勝也朕疑此談非極致之論

太宗曰諸葛亮嘗言有節制之兵雖無能之將御之亦不可敗也無節制之兵雖有能之將御之亦不可勝也朕疑此說非極致之論

靖曰武侯有所激云耳臣按孫子有曰教道不明吏卒無常陳兵縱橫曰亂自古亂軍引勝不可勝紀

靖各曰諸葛武侯有所激言耳臣按孫子有曰教習之道不明白吏卒又無常守之職陳設兵衆或縱或橫而不齊整名之曰亂自古自亂其軍引入之勝者不可盡大言其多也

夫教道不明者言教閱無古法也吏卒無常者言將臣權任無久職也亂軍引勝者言已自潰散非敵勝之也是以武侯言兵卒有制雖庸將未敗若兵卒自亂雖賢將危之

又何疑焉

夫教道不明者言教閱之時無古法也吏卒無常者言將臣權任無恒久之職也亂軍引勝者言已軍內自潰敗非人勝之也如符堅伐晉至淝水兵自潰敗非謝玄勝之也是以武侯嘗言兵卒有節雖遇庸將領之未至於敗若兵卒內自潰亂雖賢將領之亦危也此說又何疑焉甚言兵之不可不教練以古法也○愚謂兵卒有制是言平日教練之熟也將雖愚庸猶未至於敗平日士卒未嘗教練雖遇賢將亦無如之何也此說似未允當且如韓信驅市人而戰以破趙軍當時漢兵何嘗教練若非韓信豈能勝乎故有國者兵不可不練而將亦不可以不擇也

太宗曰教閱之法信不可忽靖曰教得其道則士樂爲用教不得法雖朝督暮責無益於事矣臣所以區々古制皆纂以圖者庶乎成有制之兵也太宗曰鄉爲我擇古陳法悉圖以上

太宗曰教閱之法信不可輕忽靖答曰教練得其道則士衆爲我用教練不得其法雖朝督而暮責亦無益於事矣臣所以將區々古制皆纂集以爲圖者庶幾教練士卒成有制之兵也太宗曰鄉爲我選擇古來陳法盡圖以上

太宗曰番兵唯勁馬奔衝此奇兵歟漢兵爲弩拑角此正兵歟

太宗問曰番兵唯用勁馬奔衝敵陳此亦奇兵歟漢兵

唯以強弩拑角敵人此亦正兵歟拑謂牽其足角謂置其首左傳曰晉人角之諸戎拑之是也

靖曰按孫子云善用兵者求之於勢不責於人故能擇人而任勢夫所謂擇人者各隨番漢所長而戰也番長於馬馬利乎速鬪漢長於弩之利乎緩戰此自然各任其勢也然非奇正所分臣前曾述番漢必變號易服者奇正相生之法也馬亦有正弩亦有奇何常之有哉

靖各曰按孫子有二云善用兵者求之於兵勢之可勝不責於不能之人故能擇人之能者使而任之以勢也夫所謂擇人者各隨番兵漢兵所長而使之戰也番兵長於馬馬則利於速鬪漢兵長於弩之則利於緩戰此番漢自然各任其勢也然非奇正之所分臣前曾述番

兵漢兵必變號易服番而示之漢千而示之番者乃奇
正相生之法度也馬亦有正不可全謂之奇弩亦有奇
不可全謂之正何一定不易之有哉常者一定不改易
之謂也

太宗曰鄉更細言其術靖曰先形之使敵從之是真術也
太宗又曰鄉更仔細言其術靖荅曰先行之使敵從之
此其術也謂番兵變號易服示以漢兵之形敵謂我真
漢兵也必以與漢兵戰鬪之法從我我却以番兵之法
出奇勝之漢兵變號易服示以番兵之形敵謂我真番
兵也必以與番兵戰鬪之法從我我却以漢兵之法出
奇勝之

太宗曰近契丹奚皆內屬置松漠饒樂二都督統於安北

都護朕用薛萬徹何如

太宗云近日契丹奚部落皆內附置松漠饒樂二都督
使統制於安北都護朕用薛萬徹其職可否如何奚契
丹屬在貞觀二十二年松漠饒樂皆地名都督官名安
北亦地名都護府名也契丹奚北狄二國名契丹在白
霄之南奚與白雪地相連也又云契丹本東胡種居於
西橫在潢水之南黃龍之北得鮮卑故地或以為鮮卑
遺種至元魏時自號契丹其地有二水一曰土河一曰
潢河至木葉山合流為一相傳初有男子乘白馬浮土
河而下一婦人乘小車浮黃河而下遇於木葉山顧合
流之水遂為夫婦此其始祖也

靖曰萬徹不如阿史那社尒及執失思力契苾何力此皆

番臣之知兵者也臣常與之言松漠饒樂山川道路番情
逆順遠至於西域部落十數種歷歷可信臣教之以陳法
無不黜頭服義望陛下任之勿疑若萬微則勇而無謀難
以獨任木葉山合編一靖荅曰薛萬徹為人不如阿史那社尔及執失思力契
苾何力此三人皆番臣能知兵者也臣曾與之言松漠
饒樂境內山川形勢道路遠邇及番人逆順之情遠至
於西域部落十數種歷歷皆可聽信臣嘗教之以陳法
無不黜頭服義言曉其法也望陛下任用之勿疑惑也
若薛萬徹者有勇而無謀畧難以獨任其人阿史那社
尔說見前執失思力頡利可汗臣也執失虜覆姓思力
其名也契苾本突厥部落在焉耆西北其後因以爲氏

何力其名也

太宗笑曰番人皆爲鄉役使古人云以蠻夷攻蠻夷中國
之勢也鄉得之矣

太宗笑曰番人亦皆爲鄉所役使古人云以蠻夷而攻
蠻夷乃中國之勢也鄉得其道矣

唐太宗李衛公問對直解卷上

唐太宗李衛公問對直解卷中
太宗曰朕觀諸家兵書無出孫武子孫武子十三篇無
用兵識虛實之勢則無不勝焉
太宗曰朕觀諸家兵書無出孫武子孫武子十三篇無
出虛實一者夫用兵識得虛實之勢則無往而不勝焉
今諸將中但能言備實擊虛及其臨敵則鮮識虛實者蓋
不能致人而反為敵所致故也如何鄉悉為諸將言其緊
要
今諸將中但能言備敵之實而擊其虛及其臨敵對陣
則少有能識虛實者蓋不能致敵之來而反為敵人所
致故也鄉悉與諸將言其緊要處使知其虛實如何二

唐太宗李衛公問對直解卷中

前辛亥科進士太原劉寅解

太宗曰朕觀諸家兵書無出孫武子孫武子十三篇無

用兵識虛實之勢則無不勝焉

太宗曰朕觀諸家兵書無出孫武子孫武子十三篇無

出虛實一者夫用兵識得虛實之勢則無往而不勝焉

今諸將中但能言備實擊虛及其臨敵則鮮識虛實者蓋

不能致人而反為敵所致故也如何鄉悉為諸將言其緊

要

今諸將中但能言備敵之實而擊其虛及其臨敵對陣

則少有能識虛實者蓋不能致敵之來而反為敵人所

致故也鄉悉與諸將言其緊要處使知其虛實如何二

靖曰先教之以奇正相變之術然後語之以虛實之形可也諸將多不知以奇為正以正為奇且安識虛是實是虛哉

靖答曰可先教之以自己奇正互相變易之術然後告之以敵人虛實之形則可也今之諸將多不知以奇為之正以正為之奇且安識敵之形虛却是實是却是虛哉
太宗曰策之而知得失之計作之而知動靜之理形之而知死生之地角之而知有餘不足之處此則奇正在我虛實在敵歟

太宗云孫子謂策之而知得失之計作之而知動靜之理形之而知死生之地角之而知有餘不足之處以此

觀之則奇與正在我虛與實在敵歟策作形角詳見孫子

靖曰奇正者所以致敵之虛實也敵實則我必以正敵虛則我必以奇苟將不知奇正則雖知敵虛實安能致之哉臣奉召但教諸將以奇正然後虛實自知焉

靖答曰奇正者所以致敵之虛實也若敵實則我必用正敵虛則我必用奇苟為將者不知用奇正之術則雖知敵人之虛實亦安能致其來而破之臣奉詔旨但教諸將以奇正之術然後敵之虛實自然知焉

太宗曰以奇為正者敵意其奇則吾正擊之以正為奇者敵意其正則吾奇擊之使敵勢常虛我勢常實當以此法授諸將使易曉耳靖曰十章萬句不出乎致人而不致於

入而已臣當以此教諸將
太宗云以奇為正者敵意吾用奇兵與彼戰則吾却以
大正兵之法擊之正兵之法六步七步乃止齊焉六伐七
伐乃止齊焉其利勿取佯北勿追進無速奔退無遽走
絕而成陣散而成行此正兵之法也以正為奇者敵意
吾用正兵與彼戰則吾却以奇兵之法擊之奇兵之法
驚前掩後衝東擊西雷動風飛霆轟電擊使敵莫測此
奇兵之法也使敵之勢常虛不能測我用奇用正之術
則我之勢常實而為勝當以此法授諸將使之易曉耳
靖答曰兵書千章萬句不出致人而不致於人而已臣
當以此法教諸將蓋致人則佚致於人則勞若用奇正
而不能致人亦何益於勝哉

置
太宗曰朕置瑤池都督以隸安西都護番漢之兵如何處

太宗言朕今置瑤池都督以隸屬安西都護番漢之兵
將如何處置瑤池安西皆地名也貞觀十四年滅高昌
以其地為西州置安西都護府

靖曰天之生人本無番漢之別然地遠荒漠必以射獵而
生由此常習戰鬥若我恩信撫之衣食周之則皆漢人矣
靖答曰天之生人圖首方足飢食渴飲一而已矣本無
番漢之分別然所處之地邊遠荒漠五穀罕熟必以射
獵而生由此常習戰鬥之事若我以恩信撫恤之衣食
周救之則皆為漢人矣

陛下置此都護臣請收漢戍卒處之內地減省糧饋兵家

所謂治力之法也但擇漢吏有熟番情者嚴守堡障此足以經久或遇有警則漢卒出焉

陛下今置此安西都護請收漢卒移處內地減省漢卒之糧饋兵家所謂治力之法也但選擇漢吏有習熟番人之情者散守塞外之堡障此足以經久或遇邊境有警急則命漢卒出焉

太宗曰孫子所言治力如何

太宗因李靖言兵家治力之法故又問孫子所言治力其說如何

靖曰以近待遠以佚待勞以飽待飢此畧言其槩耳

靖對曰軍爭篇所言以己之近待敵之遠者以己之佚待敵之勞倦者以己之飽待敵之飢餓者此畧言其

治力大槩耳

善用兵者惟此三義而有六焉以誘待來以靜待躁以重待輕以嚴待懈以治待亂以守待攻反是則力有弗迨非治之之術安能臨兵哉

善能用兵者推此三義而又有六焉以我之引誘而待彼之來以我之間靜而待彼之躁以我之持重而待彼之輕以我之戒嚴而待彼之懈以我之整治而待彼之亂以我之守固而待彼之攻反此則力有所不及非治力之術又安能臨人之兵哉

太宗曰今人習孫子者但誦空文鮮克推廣其義治力之法宜徧告諸將

太宗曰今人習讀孫子書者但能誦其空文少能推廣

其義治力之法宜徧告諸將知之

太宗曰舊將老卒凋零殆盡諸軍新置不經陣敵今教以何道爲要

太宗言朕之舊將老卒凋零幾盡諸軍皆新置不曾經歷戰陣對敵今教以何道爲緊要

靖曰臣常教士分爲三等必先結伍法伍法既成授之軍校此一等也

靖言臣常教士須分爲三等必先使結伍法五人爲一伍十法既成授之軍校此爲一等

軍校之法以一爲十以十爲百此一等也

軍校之法以一伍爲十伍以十伍爲百伍謂合十伍而一之聚百伍而十之此又爲一等

授之裨將裨將乃總諸校之隊聚爲陣圖此一等也

軍校教成授之裨將裨將乃總諸軍校之隊聚而爲陣圖此爲一等

大將察此三等之教於是大閱誓考制度分別奇正誓聚

爲大將者番察此三等之教於是乎大閱大閱者總裨將所教之兵而閱之也誓考陣圖行伍器仗章號之制

度分別孰爲之奇孰爲之正誓戒衆士以行罰而懲戒有罪者陛下臨高觀望之無施設而不可焉

太宗曰伍法有數家孰者爲要

太宗問靖必先結伍之說又云伍法有數家誰者爲要

緊

靖曰臣按春秋左氏傳云先偏後伍又司馬公曰伍入爲伍尉繚子有東伍令漢制有尺籍伍符後世符籍以紙爲之於是失其制矣

靖對曰臣按春秋左傳云周桓王奪鄭伯政莊公不朝王伐之莊公從子元之請爲左右二拒以中軍奉公爲魚麗之陣先遍後伍兼彌縫以敗王師偏車乘也古者車十五乘爲一遍蓋先車而後伍以伍兼車之隙而彌縫其闕漏也又司馬法以五人爲一伍按司馬法中無此一句恐是司馬穰苴書中語也尉繚子書有東伍令謂五人爲伍共一符收於將吏之所亡伍而得伍當之得伍而不忘有賞亡伍不得伍身死家殘漢制又有尺籍伍符尺籍者書其斬首之功於一尺之板伍符伍

伍相義也馮唐傳曰田家子弟安知尺籍伍符是也後世符籍皆以紙爲之於是失其古人之制矣

臣酌其法自五人而變爲二十五人自二十五人而變爲七十五人此則步卒七十二人甲士三人之制也
臣酌量其法自五人而變爲二十五人二十五人蓋伍五數也自二十五人而變爲七十五人七十五人蓋十伍數也此則古者一車步卒七十二人甲士三人之制也

舍車爲騎則二十五人當八馬此則五兵五當之制也
舍車爲騎則二十五人可以當八馬此則司馬法五兵五當之制也
是則諸家兵法唯伍法爲要小列之五人六列之二十五

人參列之七十五人又五參其數得三百七十五人三百人爲正六十人爲奇此則百五十人分爲二正而三十人分爲二奇蓋左右等也穰苴所謂五人爲伍十人爲隊至今因之此其要也

是則諸家兵法唯結伍法爲緊要小列之止是五人六列之則爲二十五人五伍數也參列之則爲七十五人謂三箇五伍數也又五參其數得三百七十五人謂五箇五伍數也五七爲三百五十人五伍爲二十五人共三百七十五人也三百人爲正舊本作二百人爲正傳寫之誤如上文卒字誤作半字之類三百人爲正六十人爲奇餘十五人則每車甲士三人五車共一十五人也三百六十人分爲奇正但言其卒而不言其將也此

則百五十人分爲二正三十人分爲二奇蓋左右等也左二正用一百五十人二奇用三十人右二正亦用一百五十人二奇亦用三十人共三百六十人也是小列之七十五人爲一正十五人爲一奇大列之三百人爲一正六十人爲一奇也穰苴所謂五人爲一伍十人爲一隊至今皆因之此其要法也

太宗曰朕與李勣論兵多同鄉說但勣不究出處亦鄉所制六花陣法出何術乎

太宗問靖曰朕與李勣論兵法多同鄉說但勣不究其出處亦鄉所制六花陣法果出於何術乎

靖曰臣所本諸葛亮八陣法也六陣包小陣大營包小營隅落鈞連曲折相對古制如此

靖對曰臣之六花陣法所本於諸葛亮八陣法也六陣包小陣大營包小營大列之爲九軍小列之每一軍又分爲九軍也九之八十一小陣八十一小營自外觀之只是一陣而分爲八軍與中軍共爲九軍也說曰六陣包小陣大營包小營此所以隅落相鉤相連一曲一折皆相對古之法制如此

臣爲圖因之故外畫之方內環之圓是成六花俗所號爾臣爲陳圖實因其法故外畫之方八陣之舊也內環之圓六花之變法也其形象六出花故六花乃俗所號爾愚按八陣九軍者方陣也六花陣即七軍七軍者圓陣也方陣則內外俱方圓陣則內外俱圓所謂中心零者大將握之四面八向皆取準焉今云外畫之方內環之

圓何也蓋外畫之方者開方法必取其地之方而見其步也內環之圓者結伍法必取其形之圓以見其兵也非以外六軍爲方陣而中一軍爲圓陣也若然中軍與外六軍方圓之形不同又何以取準乎

太宗曰內圓外方何也靖曰方生於步圓生於奇方所以矩其步圓所以綴其旋是以步數定於地行綴應於天步定綴齊則變不亂八陣爲六武侯之舊法焉

太宗問曰然謂內環之圓外畫之方何謂也靖荅曰方生於步之必方折旋中矩也圓生於奇之必圓周旋中規也方所以矩其步矩所以爲方之器也矩其步使之方也圓所以綴其旋綴聯屬也綴其旋使之圓也是以步數定於地地體方故步數亦如之行綴應於天天體

圓故行綴亦如之步數之法定行綴之法齊則千變萬
化而不至於亂八陣而爲六陣乃諸葛武侯之舊法焉
愚按八陣即九軍九軍者九千八十一小陣也武侯以
蜀地險狹設之爲六故壘石爲文縱橫八行是八八六
十四小陣也比八陣減去一十七小陣也晉桓溫見之
所以爲常山蛇勢即九軍陣法也今日八陣爲六即此
義也李靖六花陣即七軍陣也七軍是每軍七陣七陣
七七四十九小陣也其六陣包小陣六營包小營隅落
鉤連曲折相對與八陣無異耳

太宗曰畫方以見步點圓以見兵步教足法兵教手法手
足便利思過半乎

太宗曰外畫之方以見步也內點之圓以見兵也步教

不以足法兵教以手法手足便利則思過半乎

靖曰兵起云絕而不離却而不散此步法也教士猶布棋
於盤若無畫路甚安用之孫子曰地生度度生量量生數
數生稱稱生勝勝兵若以鎰稱銖敗兵若以銖稱鎰皆起
於度量方圓也

靖答曰兵起書有云絕而不離却而不散此即步法也
教士猶似布碁於盤若無所畫之路甚安用之而爲勝
負矣孫子有曰地生度度生量量生數數生稱稱生勝
勝兵若以鎰稱銖敗兵若以銖稱鎰解見孫子軍形篇
皆言起於度量方圓之法也愚按李靖外方內圓多是
說步手法非以六陣分於外方內圓之形也學者宜詳
之

太宗曰深乎孫武之言不度地之遠近形之廣狹則何以制其節乎

太宗因而言曰深乎孫武子之言為將者不度量地之遠近形之廣狹則何以能制其節乎

靖曰庸將罕能知其節者也善戰者其勢險其節短勢如驥弩節如發機

靖言庸常之將少能知其節者也善戰者其勢欲險其節欲短勢如引滿之弩節如發動之機詳見孫子兵勢篇

臣脩其術凡立隊相去各十步駐隊去師隊二十步每隔一隊立一戰隊前進以五十步為節角一聲諸隊皆散立不過十步之內至第四角聲籠鎗跪坐於是鼓之三呼三

擊三十步至五十步以制敵之變馬軍從背出亦以五十步臨時節止前正後奇觀敵如何再鼓之則前奇後正復邀敵來伺隙擣虛此六花六卒皆然也

臣脩孫武勢險節短之術凡立隊相去各用十步駐隊去師隊各用二十步每隔一隊又立一戰隊疑即前所

謂戰兼車乘者也師隊疑即前所謂跳盪騎兵也戰隊疑即前所謂戰鋒隊步騎相半者也前進止以五十步

為節角一聲諸隊皆分散而立各不過十步之內至第四用聲則籠鎗跪坐蹲坐也於是鼓之三呼而三

擊三十步至五十步以制敵之變即周訪敗杜曾發伏於三十步之內勢險節短之法也馬軍從背出亦以五十步臨時節止前用正後用奇觀敵人動靜如何於是

再鼓之則前以奇後以正復邀敵人之來伺其隙而擣其虛此六花陣大卒皆如此也

太宗曰曹公新書云作陣對敵必先立表引兵就表而陣一部受敵餘部不進救者斬此何術乎

太宗問靖曰曹公新書有云作陣對敵必先立表使將吏引兵各就表而布陣一部受敵其餘部分不進救者皆斬此何等術乎

靖曰臨敵立表非也此但教戰時法耳古人善用兵者教正不教奇驅衆若驅群羊與之進與之退不知所之也曹公驕而好勝當時諸將奉新書者莫敢攻其短且臨敵立表無乃晚乎

靖對曰曹公謂臨敵立表非也此但教戰時法耳古人

善能用兵者但教之以正不教之以奇者臨時用變豈有一定之法哉驅衆如驅群羊與之前進與之後退衆不知其所往也曹公驕而好勝當時諸將奉行新書者莫敢攻其所短且臨敵而方立表不亦失之晚乎

臣竊觀陛下所製破陣樂舞前出四表後綴八幡左右折旋趨步金鼓各有其節此即八陣圖四頭八尾之制也人間但見樂舞之盛豈有知軍容如斯焉

臣竊觀陛下所製破陣樂舞前面出四表後面綴八幡左右曲折旋轉趨步走驟金鼓各有其節次即八陣圖四頭八尾制度也人間但見樂舞之盛如此豈有知軍容如斯盛焉破陣樂後改爲七德舞也

太宗曰昔漢高帝定天下款云安得猛士兮守四方蓋兵

法可以意授不可以語傳朕爲破陣樂舞唯鄉以曉其表
矣後世其知我不苟作也

太宗言昔漢高帝定天下作大風歌云大風起兮雲飛
揚此一句喻天下之亂也威加海內兮歸故鄉此一句
言以武功定天下也安得猛士兮守四方思得人而用
之以脩武備也有安不忘危治不忘亂之意蓋兵法可
以意授使之神融而意會也不可只以言傳人朕爲破
陣樂舞唯鄉已曉其言意之表矣後世其知我不苟且
而作也

太宗曰方色五旗爲正乎旛麾折衝爲奇乎分合爲變其
隊數者爲得宜

太宗問靖曰方色五旗爲正兵乎旛麾折衝爲奇兵乎

方色五旗謂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中央黃是
也分合爲變其隊數伺法爲得宜

靖曰臣參用古法凡三隊合則旗相倚而不交五隊合則
兩旗交十隊合則五旗交

靖對曰臣參用古人之法凡三隊合而爲一則旗相倚
而不交五隊合而爲一則兩旗相交十隊合而爲一則
五旗皆交

吹角開五交之旗則一復散而爲十開二交之旗則一復
散而爲五開相倚不交之旗則一復散而爲三
吹角一聲開五交之旗則一復散而爲十隊開二交之
旗則一復散而爲五隊開相倚不交之旗則一復散而
爲三隊

兵散則以合為奇合則以散為奇三令五申三散三合復歸於正四頭八尾乃教焉此隊法所宜也太宗稱善
兵散則以合為奇合則以散為奇三令五申之使三散而三合復歸於正則四頭八尾乃可教焉此隊法所宜也太宗稱曰善

太宗曰曹公有戰騎陷騎遊騎今馬軍何等比乎靖曰臣按新書云戰騎居前陷騎居中遊騎居後如此則是各立名號分為三類爾

太宗問靖曰曹公有戰騎陷騎遊騎今日馬軍於三者何等比乎靖對曰臣按曹公新書云戰騎常居於前陷騎常居於中遊騎常居於後如此則是各立名號分之為三類耳

六抵騎隊八馬當車徒二十四人二十四騎當車徒七十二人此古制也

六抵騎隊每八馬當車徒二十四人三八二十四二十四騎當車徒七十二人三箇二十四此皆古之制度也

車徒常教以正騎隊常教以奇據曹公前後及中分為三覆不言兩廂舉一端言也後人不曉三覆之義則戰騎必前於陷騎遊騎如何使用臣熟用此法回軍轉陣則游騎當前戰騎當後陷騎遊度而分皆曹公之術也太宗笑曰多少人為曹公所惑

車徒常教之以正騎隊常教之以奇據曹公前後及中分而為三覆不言兩廂軍舉一端而言也後人不曉曹

公三覆之義則戰騎必居前於陷騎游騎二隊如何使
用臣熟用此法若回軍轉陣則遊騎一隊當前戰騎一
隊當後陷騎一隊臨變而分皆曹公之術也太宗於是
笑曰當時多少人皆爲曹公所惑耳
太宗曰車步騎三者一法也其用在人乎
靖曰臣按春秋魚麗陣先偏後伍此則車步無騎謂之左
右排言排禦而已非取出奇勝也

靖對曰臣按春秋鄭莊公作魚麗陣法先偏後伍者前
用車而後用步兼之比則止用車步無騎兵謂之左右
排者言其但用之排禦而已非欲出奇取勝也

晉荀吳伐狄舍車爲行此則騎多爲便唯務奇勝非排禦

晉荀吳伐狄於太原魏舒勸之舍車爲行此則騎兵多
爲便唯務出奇取勝非用以排禦而已

臣均其術人一馬當三人車步稱之混爲一法用之在人
敵安知吾車果何出騎果何來徒果何從哉或潛九地或
動九天其知如神唯陛下有焉臣何足以知之

臣均用其術以一馬當三人車與徒又稱之三者混爲
一法用之在乎人敵安知吾車果何自而出騎果何自
而來徒果何自而從或潛如九地之深或動如九天
之高其知謀如神之妙不可測度唯陛下有焉臣何足
以知此道

太宗曰太公書云地方六百步或六十步表十二辰其術
如何

太宗問曰太公書有云地方六百步或六十步表以十二辰次其術為如何十二辰次即子亥枹丑星紀寅折木卯大辰辰壽星巳鶉尾午鶉火未鶉首申寶沈酉大梁戌降婁亥陬訾是也

靖曰畫地方一千二百步開方之形也每部占地二十步之方橫以五步立一人縱以四步立一人凡二千五百人分五方空地四處所謂陣間容陣者也

靖對曰畫地方一千二百步此開方之形開方之法九數之一也每一部占地二十步之方二十步恐誤乃二百二十步也若二十步之方豈能容五百人乎橫則以五步立一人縱則以四步立一人凡二千五百人分東西南北中央為五方四隅空地四處此即所謂陣間容

陣者也

武王伐紂虎賁各掌三千人每陣六千人共三萬之眾此太公畫地之法也

周武王將伐紂使虎賁之士各掌三千人每一陣用六千人五陣共用三萬之眾此太公畫地教士之法也前云太公以四萬五千人勝紂七十萬眾臨戰之時總諸侯之眾而言也此言每陣六千人共三萬眾乃教閱之數據畫地之法而言也 愚按尚書小序云戎車三百輛虎賁三百人注曰戎車馳車草車輜車也虎賁百夫之長也馳車草車已於孫子書中辨之矣以虎賁為百夫之長者其意謂每戎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又二十五人將重車在後凡百人也戎車二百輛共

該三萬人以虎賁爲百夫長三萬人共該三百人矣以此言之千夫長三十人又虎賁之士歟且每車一乘甲士三人二百乘兵用九百人皆虎賁之士也何獨以百夫長言之孟子云革車三百輛虎賁三千人今靖曰武王伐紂虎賁各長三千人只以書序三百人言之每一虎賁之士掌三千人三百人共掌九十万衆又太多矣前云太公以四萬五千人勝紂七十万衆今又云止用三萬之衆且以革車三百輛言之則一乘除將重車二十五人共該七千五百人外餘止有戰士二萬二千五百人不幾於太少乎古者諸侯六國三軍該三萬七千五百人而周爲西伯反無三軍之衆乎且太公六韜書云選車士取年四十已下長七尺五寸以上走能逐奔

馬及馳而乘之前後左右上下周旋能束縛旌旗力能發八石弩射前後左右皆便習者名曰武車之士選騎士亦取年四十以下長七尺五寸以上壯健捷疾超絕倫等能馳騎發射前後左右周旋進退越濬塹登丘陵冒險阻絕大澤馳強敵亂大衆者名曰武騎之士則車騎與徒不可闕書小序但云戎車三百輛虎賁三百人是止言車與徒而已豈虎賁三千人兼車之甲士及騎士而言歟書曰予有臣三千同心同德與孟子之言合當以孟子爲是

太宗曰鄉六花陣盡地幾何靖曰大閱地方千二百步者其爲六陣各占地四百步分爲東西兩廂空地一千二百步爲教戰之所臣常教士二萬每陣五千人以其一爲營

法五為方圓曲直銳之形每陣五變凡二十五而止

太宗問曰鄉六花陣盡地用幾何靖答曰太闊地每方用一千二百步其義六陣每陣各占四百步分為東西兩廂東廂三陣三四一千二百步西廂三陣三四一千二百步中有空地一千二百步為教戰之所臣常教七三萬每一陣用五千人以其一陣為下營之法五陣為方圓曲直銳之形方曰義義為秋為金圓曰智智為冬為水曲為春為木直為信為土銳為夏為火每一陣皆以方圓曲直銳之形五變之五五二十五變而止

太宗曰五行陣如何靖曰本因五方色立此名方圓曲直銳實因地形使然凡軍不素習此五者安可以臨敵乎兵詭道也故強名五行焉文之術數相生相剋之義其實真

形象水因地制流此其旨也

太宗問曰金木水火土五行陣其說如何靖對曰本因五方青赤黃白黑之色立此名耳方圓曲直銳實因地形使之如此凡軍不素教習此五者安可用之而臨敵乎兵者以詭詐之道也故強名之五行焉文飾之術數相生相剋之義相生者金生水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也相剋者金刻木木刻土土刻水水刻火火刻金也其實之形象水水因地而制流以為方圓斜直之形兵亦因地而為方圓曲直銳之形此五行陣之旨義也

太宗曰李勣言牝牡方圓伏兵法古有是是否靖曰牝牡之法出於俗傳其實陰陽二義而已

太宗問曰李勣嘗言牝牡方圓伏兵法中古有此法否
靖對曰牝牡之法出於世俗所傳其實只是陰陽二義
而已

臣按范蠡云後則用陰先則用陽盡敵陽節盈吾陰節而
奪之此兵家陰陽之妙也

臣按范蠡書云後則用陰先則用陽是兵以先為陽後
為陰也盡敵陽節者是待敵陽氣之衰也盈吾陰節而
奪之者是盛吾後軍之陰氣而乘彼陽氣之衰而奪之
也此兵家陰陽之微妙者也范蠡越人漢藝文志云范
蠡二篇今不及見也

范蠡又云設右為牝益左為牡早晏以順天道此則左右
早晏臨時不同在乎奇正之變者也

范蠡書又云設右為牝益左為牡牝獸之雌者牡獸之
雄者以牝喻陰以牡喻陽也早日初出時也晏日將入
時也言或早或晚要順天道而已此則左右早晏臨時
各有不同在乎奇正之相變者也

左右者人之陰陽早晏者天之陰陽奇正者天人相變之
陰陽若執而不變則陰陽俱廢如何守牝牡之形而已

左右者在人之陰陽右為陰左為陽也早晏者在天之
陰陽早為陽晏為陰也奇正者天人相變之陰陽或早
而用牝或晏而用牡或牡而示之牝或牝而示之牡若
執左右早晏而不變通則天人之陰陽俱廢如何守牝
牡之形而已

故形之者以奇示敵非吾正也勝之者以正擊敵非吾奇

也此謂奇正相變兵伏者不止山谷草木伏藏所以爲伏也其正如山其奇如雷敵雖對面莫測吾奇正所在至此夫何形之有哉故形之者以奇兵示敵非吾之正兵也勝之者以正兵擊敵非吾之奇兵也此所謂奇正互相變通之道兵伏者不止山谷草木之中伏藏所以爲伏也其正兵如山言不動也其奇兵如雷言動之疾也敵人雖在對面莫能測度吾奇正之所在至此夫何形之有哉言無形之可測也太宗問牝牡方圓伏而靖止對以牝牡伏而不及方圓者以前已見於五行陣數太宗曰四獸之陣又以商羽徵角象之何道也太宗問曰龍虎鳥蛇四獸之陣又以商羽徵角四音象

之此何道也

靖曰詭道也

靖對曰兵家詭詐之道也

太宗曰可廢乎靖曰存之所以能廢之也若廢而不用詭愈甚焉

太宗曰可廢之乎靖對曰存其名所以能廢之也若更廢而不用詭詐愈甚焉

太宗曰何謂也靖曰假之以四獸之陣及天地風雲之號又加商金羽水徵火角木之配此皆兵家自古詭道存之則餘詭不復增矣廢之則使貪使愚之術從何而施哉太宗良久曰鄉宜秘之無泄於外

太宗問曰何謂也靖對曰假借之以龍虎鳥蛇四獸之

名及天地風雲之號又加商金羽水徵火角木之配商
西方之音也故屬金羽北方之音也故屬水徵南方之
音也故屬火角東方之音也故屬木此皆自古以來兵
家詭道存之則餘詭不復增加矣若廢此詭道則使貪
使愚之術從何而施布焉貪者急趨其利愚者不顧其
死皆可以詭道使之太宗良久曰鄉宜秘藏此道無傳
泄於外

太宗曰嚴刑峻法使人畏我而不畏敵朕甚惑之昔光武
以孤軍當王莽百萬之衆非有刑法臨之此何由乎
太宗問曰嚴厲其刑深峻其法使人知畏我而不畏敵
此言朕甚惑之昔漢光武以孤軍當王莽一百萬之衆
當時非有刑罰臨之此何而能如此乎

靖曰兵家勝敗情狀萬殊不可以一事推也如陳勝具廣
敗秦師豈勝廣刑罰能加於秦乎光武之起蓋順人心之
怨莽也况又王尋王邑不曉兵法徒誇兵衆所以自敗

靖對曰兵家之勝敗情狀萬殊不可以一事而推究也
且如陳勝具廣敗秦師豈勝廣之刑法能加於秦師乎
蓋百姓怨秦暴虐爭奮出擊故廣勝因之而勝也陳勝
具廣皆楚人秦二世元年起兵於蘄勝自立爲楚王以
廣爲假王漢光武之起蓋順人心之怨王莽也王莽篡
國之大賊又更變漢家之制度人人切齒此光武所以
因而取勝又况王尋王邑不曉兵法徒誇兵士之衆所
以自取其敗王尋王邑皆王莽將也更始元年蕭王於
昆陽擊敗之殺王尋

臣按孫子曰卒未親附而罰之則不服已親附而罰不行則不可用此言凡將先有愛結於士然後可以嚴刑也若愛未加而獨用峻法鮮克濟焉

臣按孫子書有曰士卒未親附而驟罰之則不心服士卒已親附而罰不能行則不可使用此言凡為將者先有恩愛結於士卒然後可以嚴刑而罰之若恩愛未加而獨用峻法少能濟焉

太宗曰尚書云威克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何謂也

太宗問曰尚書胤征篇有言威勝厥愛信事之有濟也

愛勝其威信功之無成也此言何謂也

靖曰愛設於先威設於後不可反是也

恩愛施設於先威刑施設於後不可相反是也

若威加於前愛救於後無益於事矣

若刑先加於前而以恩愛救之於後無益於事矣

尚書所以慎戒其終非所以作謀於始也故孫子之法萬

代不刊

尚書之言所以慎戒其終非所以作謀於事之始也故

孫子之言萬代不可刊削愚謂愛與威闕一不可愛

設於先威設於後此常理也若田穰苴出自卑賤擢之

行伍之中加之大夫之上士卒未附百姓不信當是時

汲汲扞燕晉之師何先以愛施之監軍莊賈斯而後至

斬之以徇三軍戰慄既行士卒次舍并竈飲食問疾醫

藥身附循之悉取將軍之資糧享士卒身與士卒平分

糧食最比羸弱者三日而後勒兵病者皆求行爭奮出

爲之赴戰晉師聞之爲罷去燕師聞之渡水而解於是
進擊之遂取所亡封內故境而引其歸此厥加於前愛
救於後者如何却有益於事哉故當愛則愛當威則威
愛與威並行而不相悖可也若尚書威克厥愛允濟者
欲其嚴明之勝於姑息也愛克厥威允罔功也者恐其
姑息之勝於嚴明也夫軍旅上威嚴明勝信能濟事姑
息勝信無成功威與愛始終不可廢非以愛作謀於姑
以威慎戒其終也

太宗曰鄉平蕭銑諸將皆欲籍爲臣家以賞士卒鄉獨不
從以謂蒯通不戮於漢旣而江漢歸順朕由是思古人有
言曰文能附衆武能威敵其鄉之謂乎
太宗言鄉平蕭銑之時諸將皆欲籍爲臣家貴以賞賚

士卒鄉獨不肯從以謂蒯通不見戮於漢旣而江漢之
間卒皆歸順朕由是思惟古人有言曰文能親附士衆
武能威服敵人其鄉之謂乎銑具之後爲羅川令隋恭
帝義寧元年起兵巴陵自稱梁王唐武德四年討平之
蒯通事見漢高帝十一年

靖曰漢光武平赤眉入賊營中按行賊曰蕭王推赤心於
人腹中此蓋先料人情本非爲惡豈不豫慮哉

靖對曰漢光武平赤眉賊樊崇等入其營中按行賊皆
喜曰蕭王推赤心於人腹中此蓋先料度人情本不爲
惡豈不豫爲之慮哉命馮異平赤眉時光武已稱帝矣
蕭王推赤心置人腹中安得不致死乎更始二年收銅
馬鐵脛五幡大彤尤來大錡特按行賊營而賊有此言

也赤眉字恐誤

臣頃討突厥總番漢之衆出塞千里未嘗戮一揚干斬一莊賈亦推赤誠存至公而已矣陛下過聽擢臣以不次之位若於文武則何敢當

臣頃昔征討突厥總率番漢之衆出塞千里未曾戮一揚干斬一莊賈也亦不過推赤誠存至公而已矣陛下過聽擢臣以不次之位若於文武全才則何當之揚干晉悼公之弟也魯襄公三年盟於雞澤揚干亂行於曲梁魏絳戮其僕莊賈田穰苴監軍期而後至穰苴斬之太宗曰昔唐儉使突厥鄉因擊而敗之人言鄉以儉爲死間朕至今疑焉如何

太宗曰昔朕遣鴻臚鄉唐儉使突厥鄉因擊而敗之人

言鄉以唐儉爲死間朕至今心疑焉此事如何靖再拜曰臣與儉比肩事主料儉說必不能柔服故臣因縱兵擊之所以去大患不顧小義也人謂儉爲死間非臣之心

靖再拜而言曰臣與唐儉比肩事主料儉說必不能柔服突厥之心故臣因其懈而縱兵擊之所以去突厥之大患不顧唐儉之小義也人謂臣以唐儉爲死間非臣之本心按貞觀四年李靖李世勣襲破突厥頡利竄于鐵山衆尚十餘萬遣執失思力入見謝罪求朝上遣鷓臚鄉唐儉等慰撫之又詔李靖將兵迎之頡利外爲卑辭內實猶預謀走磧北靖引兵與世勣會白道謀曰頡利雖敗其兵猶盛若走度磧北則難圖矣今詔使至彼

虜必自寬若選萬騎襲之不戰可擒矣張公謹曰詔書許降使者在彼奈何擊之靖曰此韓信所以破齊也唐儉輩何足惜遂勒兵夜發世勳繼之頡利見儉來大喜靖前鋒去牙帳七里頡利始知之乘千里馬先走其衆遂潰唐儉脫身得歸靖殺義成公主斬首萬餘級俘男女十餘萬世勳軍磧口酋長皆帥衆降虜五萬餘口而還并地自陰山北至大漠露布以聞

按孫子用間最爲下策臣嘗著論其末云水能載舟亦能覆舟或用間以成功或憑間以傾敗若束髮事君當朝正色忠以盡節信以竭誠雖有善間安可用乎唐儉小義陛下何疑

按孫子用間之說最爲下策臣嘗著論其篇末云水能

乘載其舟亦能傾覆其舟古人或有有用間以成功如秦使人間趙趙果不用廉頗而用趙括是也或有憑間以傾敗者如項羽聽使者之言不用范增之計是也若自束髮以事君當朝而正色忠以盡臣之節信以竭心之誠忠者盡已之謂節者有操守而不可奪也信者以實之謂誠者真實無妄之謂雖有善而間者安可用乎如曹公使蔣幹說周瑜及見瑜而終無一言還謂曹曰周瑜雅量高致非言辭所能間也唐儉小義陛下又何疑焉

太宗曰誠哉非仁義不能使間此豈讎人所爲乎周公大義滅親况一使人乎灼無疑矣
太宗聞靖之言而嘆曰誠哉非仁義不能使間此豈讎

小之人所能爲乎周公以大義滅親何况一使人乎灼然無疑矣管叔以武庚叛周公討而誅之是大義滅親也

太宗曰兵貴爲主不貴爲客貴速不貴久何也

太宗問靖曰兵貴爲主而不貴爲客貴速而不貴又是何也

靖曰兵不得已而用之安在爲客且久哉孫子曰遠輸則百姓貧此爲客之弊也又曰役不再籍糧不三載此不可久之驗也

靖對曰兵者古人不得已而用之安在爲客且久哉孫子云糧遠輸則百姓皆貧此越境而師爲客之弊也孫子又曰役不可再籍於民糧不可三載於國此兵不可

久之驗也

臣較量主客之勢則有變客爲主變主爲客之術

臣較量主客之勢則有變客而爲主變主而爲客之術太宗曰何謂也靖曰因糧於敵是變客爲主也飽能飢之佚能勞之是變主爲客也故兵不拘主客遲速唯發必中節所以爲宜

太宗曰主客相變之術何謂也靖對曰因糧於敵入之境此變客爲主也有糧則可以持久故曰主敵飽吾能使之飢敵佚吾能使之勞此變主而爲客飢勞則難以固守故曰客故兵不拘爲主爲客在遲在速唯發必中其節所以爲得宜也

太宗曰古人有諸靖曰昔越伐吳以左右二軍鳴鼓而進

兵分其禦之越以中軍潛涉不鼓襲敗其師此變客為主之驗也

太宗曰古人有此主客勞佚相變之道否靖答曰昔春秋時越勾踐伐吳以左右二軍夜鳴鼓而進襲敗其師此變客禦之越子以中軍潛涉水不鼓而進襲敗其師此變客為主之明驗也越伐吳在魯哀公十七年

石勒與姬澹戰澹兵遠來勒遣孔萇為前鋒逆擊澹軍孔萇退而澹來追勒以伏兵夾擊之澹軍大敗此變勞為佚之驗也古人如此者多

後趙石勒與姬澹戰澹兵遠來勒遣其將孔萇為前鋒迎擊澹軍孔萇退走而澹卒眾來追石勒以伏兵夾擊之澹軍大敗此變勞為佚之明驗也古人如此者甚多

石勒與姬澹戰在西晉愍帝建興四年

太宗曰鐵蒺藜行馬太公所制是乎靖曰有之然拒敵而已兵貴致人非欲拒之也太公六韜言守禦之具爾非攻戰所施也

太宗問曰鐵蒺藜行馬之法太公所制是乎靖對曰太公有此制然用以拒敵而已兵貴致人之來非但欲拒禦之也太公六韜書中言守禦之器具耳非攻戰之所施也六韜軍用篇云三軍拒守木螳螂劔刃扶胥廣二丈百二十具一名行馬狹路微徑張鐵蒺藜芒高四寸廣八寸長六尺以上千二百具皆守禦之器也

唐太宗李衛公問對直解卷中

唐太宗李衛公問對直解卷下
太宗曰太公云以步兵與車騎戰者必依丘墓險阻又孫
子曰天隙之地丘墓故城兵不可處如何
太宗曰太公戰步篇云步兵若與車騎戰者必依丘墓
險阻又孫子云天隙之地丘墓故城兵不可處此說如
何
靖曰用衆在乎心一心一在乎禁祥去疑儻主將有所疑
忌則群情搖群情搖則敵乘釁而至矣安營據地便乎人
事而已若澗井陷隙之地及如牢如羅之處人車不便者
也故兵家引而避之防敵乘我
靖對曰用衆在乎心志專一心志專一在乎禁止妖祥

唐太宗李衛公問對直解卷下
前辛亥科進士太原劉寅所解
太宗曰太公云以步兵與車騎戰者必依丘墓險阻又孫
子曰天隙之地丘墓故城兵不可處如何
太宗曰太公戰步篇云步兵若與車騎戰者必依丘墓
險阻又孫子云天隙之地丘墓故城兵不可處此說如
何
靖曰用衆在乎心一心一在乎禁祥去疑儻主將有所疑
忌則群情搖群情搖則敵乘釁而至矣安營據地便乎人
事而已若澗井陷隙之地及如牢如羅之處人車不便者
也故兵家引而避之防敵乘我
靖對曰用衆在乎心志專一心志專一在乎禁止妖祥

之事除去狐疑之心僕主將心有所疑惑避忌則群情皆動搖則敵人乘釁而至凡安營據地要便乎人事而已近水草依林木利馳逐宜戰守此人事之便也若絕澗天井天陷天隙之地及如牢如羅之處皆人事不便者也故兵家宜引而避之防備敵來乘我耳六害之地解見孫子行軍篇

丘墓故城非絕險處我得之為利豈宜反去之乎太公所說兵之至要也

丘墓故城非絕險之處我得之為利豈宜反去之乎太公所說兵家之至要也按孫子行軍篇止言六害之地必亟去之勿近也下文又云丘陵隄防必處其陽而右背之無丘墓故城兵不可處二句未審太宗何所據而

具言

太宗曰朕思凶器無甚於兵者行兵苟便於人事豈以避忌為疑今後諸將有以陰陽拘忌失於事宜者鄉當丁寧誠之

太宗言朕思凶器無有甚於兵者行兵誠有便於人事豈以避忌為嫌疑今後諸將有以陰陽拘忌之說失於事宜者鄉當丁寧誠諭之

靖再拜謝曰臣按尉繚子云黃帝以德守之以刑伐之是謂刑德非天官時日之謂也然詭道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後世庸將泥於術數是以多敗不可不誠也陛下聖訓臣宜宣告諸將

靖再拜謝曰臣按尉繚子天官篇云黃帝以德自守以

刑伐人此謂之刑德非陰陽家天官時日之謂也終詭詐之道可使人由之不可使知之後世庸常之將拘泥於術數此所以多敗不可不告誡也陛下聖訓臣宜宣告諸將知之

太宗曰兵有分聚各貴適宜前代事迹孰為善此者

太宗問曰兵有分有聚各貴適其宜爾前代行過事迹誰為善此者

靖曰苻堅總百萬之衆而敗於淝水此兵能合而不能分之所致也

靖答曰秦苻堅總百萬之衆而敗於淝水之上此乃兵能合而不能分之所致

兵漢討公孫述與副將劉尚分屯相去二十里述來攻漢

尚出合擊大破之此兵分而能合之所致也

光武命兵漢討公孫述與副將劉尚分屯相去二十里述來攻兵漢劉尚出兵合擊遂大破之此兵分而能合之所致也兵漢討公孫述在建武十二年公孫述字子陽茂陵人爲清水長更始元年起兵於蜀至是兵漢討平之

太公云分不分爲糜軍聚不聚爲孤旅

太公云欲分而不能分爲糜擊之軍欲聚而不能聚爲孤獨之旅即此謂也

太宗曰然苻堅似得王猛實知兵遂取中原及猛卒堅果敗此糜軍之謂乎兵漢爲光武委任兵不遙制故漢果平蜀此不陷孤旅之謂也得失事迹足爲萬代鑑

太宗曰然苻堅初得王猛實知兵法遂取中原及王猛
率苻堅果敗於淝水此縻軍而不能分之謂也其漢為
光武所委任兵不造制故漢果平偽蜀此不陷孤旅而
能合之謂也漢光之得苻堅之失其事迹足可為萬代
之鑑王猛字景畧北海劇人家于魏郡苻堅用之歲中
五遷權傾內外

太宗曰朕觀千章萬句不出乎多方以誤之一句而已

太宗問曰朕觀兵書千章萬句不出乎多設方畧以誤
之一句而已

靖良久曰誠如聖語大凡用兵若敵人不誤則我師安能
克哉譬如奕碁兩敵均焉一著或失竟莫能救是古今勝
敗率由一誤而已况多失者乎

靖良久對曰誠如陛下聖語大凡用兵若敵人不差誤
則我師安能勝哉譬如奕碁之法兩敵均焉一著或有
差失畢竟莫能救矣是則古今勝敗大卒只由一時差
誤而已况於多失者乎

太宗曰攻守二事其實一法歟孫子言善攻者敵不知其
所守善守者敵不知其所攻即不言敵來攻我亦攻之
我若自守敵亦守之攻守兩齊其術奈何

太宗曰攻與守二事其實為一法歟孫子書言善能攻
者敵人不知其所守之處善能守者敵人不知其所攻
之處即不曾言敵來攻我亦就而攻之我若自守敵
亦因而守之攻守之法兩家勢均力敵其術奈何
靖曰前代似此相攻相守者多矣皆曰守則不足攻則有

餘便謂不足為弱有餘為強蓋不悟攻守之法也

靖對曰前代似此相攻相守者甚多皆言守則不足攻

則有餘便謂不足為力之弱有餘為力之強蓋不曉悟

攻守之法也

臣按孫子云不可勝者守也可勝者攻也謂敵未可勝則

我且自守待敵可勝則攻之爾非以強弱為辭也後人不

曉其義則當攻而守當守而攻二役既殊故不能一其法

臣按孫子書云不可勝者守也可勝者攻也謂敵人未

有可勝之機則我且守待敵有可勝之隙則攻之爾非

以力之強弱為辭也後人不曉其義則敵當攻而反守

之我當守而反出攻之二役既殊異故不能一其法

太宗曰信乎有餘不足使後人惑其強弱殊不知守之法

要在示敵以不足攻之法要在示敵以有餘也示敵以

不足則敵必來攻此是敵不知其所攻者也示敵以有餘

則敵必自守此是敵不知其所守者也

太宗曰信乎有餘不足使後人惑其強弱之形殊不知

守之法要在示敵以勢力之不足攻之法要在示敵以

勢力之有餘也示敵以勢力之不足則敵必來攻我此

是敵人不知其所攻者也示敵以勢力之有餘則敵必

自守而不敢出此是敵人不知其所守者也

攻守一法敵與我分而為二事若我事得則敵事敗敵事

得則我事敗得失成敗彼我之事分焉攻守者一而已矣

得一者百戰百勝故曰知彼知己百戰不殆其知一之謂

乎

攻與守只一法耳但敵與我分而為二事若我事既得則彼事必敗敵事若得則我事必敗一得一失一成一敗彼我之事分而為二焉攻守者其法一而已矣能得一者百戰而百勝故曰知彼之虛實知我之強弱雖與人百戰而不危殆其能知一之謂乎

靖再拜曰深乎聖人之法也攻是守之機守是攻之策同歸乎勝而已矣若攻不知守不知攻不唯二其事抑又二其官雖口誦孫兵而心不思妙攻守兩齊之說其孰能知其然哉

李靖再拜曰深遠乎聖人之法也攻是守得發動之機守是攻得運籌之策同歸乎勝而已矣知攻而不知守知守而不知攻不唯二其攻守之事又二其攻守之官

雖口誦孫兵之事而心不思妙用攻守兩齊之說其孰能知其然哉

太宗曰司馬法言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安亡戰必危此亦攻守一道乎

太宗曰司馬法言國家雖大好戰必至於喪亡天下雖平定忘戰必至於危殆此亦攻與守一道乎

靖曰有國有家者曷嘗不講乎攻守也夫攻者不止攻其城擊其陳而已必有攻其心之術焉守者不止完其壁堅其陳而已必也守吾氣而有待焉大而言之為若之道小而言之為將之法夫攻其心者所謂知彼者也守吾氣者所謂知己者也

靖對曰有國有家者曷嘗不講究攻守之道夫攻者不

止攻敵人之城擊敵人之陳而已必有攻其心之術焉
蜀諸葛亮入南中馬謖送之曰攻心爲上攻城爲下心
戰爲上兵戰爲下即此義也守者不止完全壁壘堅固
軍陳而已必也守吾氣而有所待焉孫子曰以治待亂
以靜待譁是也

太宗曰誠哉朕常臨陳先料敵之心與己之心孰審然後
彼可得而知焉察敵之氣與己之氣孰治然後我可得而
知焉是以知彼知己兵家大要今之將臣雖未知彼苟能
知己則安有失利者哉

太宗嘆曰誠哉朕常臨陳先料敵人之心與己之心誰
審然後彼之虛實可得而知焉察敵人之氣與自己之
氣誰治然後我之強弱可得而知焉是以知彼知己爲

兵家之大要今之將臣雖未能知彼之虛實苟能知自
己之強弱則安有失利者哉
靖曰孫武所謂先爲不可勝者知己者也以待敵之可勝
者知彼者也又曰不可勝在己可勝在敵臣斯須不敢失
此誠

靖對曰孫武所謂先爲自己不可勝之備者能知己
者也以待敵人有可勝之隙者能知彼者也又曰不可
勝在己之實可勝在敵之虛臣斯須之間不敢失此誠
太宗曰孫子言三軍可奪氣之法朝氣銳晝氣惰暮氣歸
善用兵者避其銳氣擊其惰歸如何

太宗問曰孫子言三軍可以奪氣之法敵人早朝初至
其氣銳盛待至晝時其氣怠惰日暮饑疲其氣欲歸善

能用兵者避敵人新氣之銳盛擊其晝
歸此說如何三軍可奪氣至擊其惰歸詳見孫子軍爭
篇

靖曰夫含生稟血鼓作鬪爭雖死不省者氣使然也故用
兵之法必先察吾士衆激吾勝氣乃可以擊敵焉
靖對曰夫人含生稟血鼓舞動作與敵鬪爭雖至死不
省悟者氣使之然也故用兵之法必先審察吾之士衆
激發吾之勝氣乃可擊敵焉
其起四機以氣機爲上無他道也能使人不自鬪則其銳
莫當所謂朝氣銳者非限時刻而言也舉一日始末爲喻
也凡三鼓而敵不衰不竭則安能必使之惰歸哉蓋學者
徒誦空文而爲敵所誘苟悟奪之六理則兵可任矣

吳起論四機以氣機爲上無他道也將能使人入自鬪
則鋒銳莫當孫子所謂朝氣銳者非限以時刻而言也
但舉一日始末爲譬喻也凡三鼓而敵氣不竭不衰則
安能必使之惰歸哉蓋學兵書者徒能讀誦空文而爲
敵人所誘苟悟曉奪氣之理則兵可任使矣
太宗曰鄉嘗言李勣能兵法又可用否然非朕控御則不
可用也他日太子治若何御之

太宗問靖曰鄉嘗言李勣能兵法又後可任用否然非
朕控御之則不可使用他日太子治如何控御之治太
子名也
靖曰爲陛下計莫若黜勣令太子復用之則必感恩圖報
於理有損乎太宗曰善朕無疑矣

靖對曰爲陛下計莫若黜退世勳令太子他日後用之則必感太子之恩圖補報於國爾於理亦何損乎太宗曰卿言甚善朕無所疑矣按唐紀貞觀二十三年太宗謂太子曰李世勳才智有餘然汝與之無恩茂今黜之若其即行俟我死汝用爲僕射親任之若徘徊顧望當殺之耳乃左遷世勳爲疊州都督世勳受詔不至家而去范氏曰太宗以世勳爲何如人哉以爲愚也則不可托幼孤而寄天下矣以爲賢也當任而勿疑乃憂後嗣之不能懷服先黜之而後用是以犬馬畜之也夫欲奪其心而折之以威欲奪其力而懷之以恩此漢高馭黥歃狙詐之術五伯所不爲也苟以是心待其臣則利祿之士可使也若夫祿之以天下而不顧繫馬千駟而不

視者豈得而用之哉孫氏曰君待臣以道臣以道報之君待臣以利臣以利報之此必然之理也太宗以勳輔太子而爲此詭計勳之機豈不曉以利誘乎廢立之際不肯盡忠雖勳無大臣之節義太宗以利啓其心也○愚謂太宗非不聰明也而以偽道馭世勳衛公非不智術也而以詐謀勸太宗君臣上下一於詭詐又烏可與言仁義哉又烏可與論管仲爲王佐哉然則太宗謂仁義之旣効者但得仁義之末節而不識仁義之本體衛公以管仲爲王佐則亦不能深知如何而爲王佐也今觀衛公勸太宗馭世勳之術五伯豈肯爲之哉高宗廢立之際而世勳以一言決之親賢遭禍唐室中絕皆勳之由其禍博矣論者皆責太宗知人之不明而不能究

李靖為謀之不忠也惜哉
太宗曰李世勣若與長孫無忌共掌國政如何
太宗曰李世勣若與長孫無忌共掌國之六政他日二人如何無忌長孫皇后之兄也
靖曰勣忠義臣可保任也無忌佐命大功陛下以肺腑之親委之輔相然外貌下士內實嫉賢故尉遲敬德面折其短遂引退焉侯君集恨其忘舊因以犯逆皆無忌致其然也陛下詢及臣不敢避其說太宗曰勿泄也朕徐思其處置
靖對曰世勣忠義臣可保而任之長孫無忌有佐命大功陛下以肺腑之親委之為輔相之職然外貌雖若下士內實嫉惡賢者故尉遲敬德面折其所短遂引退焉

侯君集恨其忘舊因以干犯逆節皆無忌致之如此也
今陛下詢問臣不敢辭避其說太宗曰卿勿泄漏也
朕徐思其處置之道○愚謂靖之論世勣無忌似涉不當世勣出自群盜才智則有之詭佞則有之而忠義則無也夫知人則哲堯舜猶病而靖又安能之高宗廢立成於世勣之一言起滔天之禍而幾墜唐室者皆世勣為之也高宗謂侍臣曰朕虛心求謀而竟無諫者何也
世勣獨對曰陛下所為盡善群臣無得而諫觀此二事謂之忠義可乎無忌嫉賢不特尉遲敬德侯君集二事而已其後又以私怨誣殺吳王恪武昭儀以三子為朝散大夫而不辭賜金寶繒綿十車而輒受此蓋恃寵貪利不學無術之所致也若論其忠義頗勝於勣耳侯君

集貞觀十四年領兵滅高昌十七年勸太子義乾反被
誅

太宗曰漢高祖能將今其後韓彭見誅蕭何下獄何故如此

太宗問曰漢高祖善能將今其後韓信彭越見誅夷蕭
何以請上林地令民人入田下廷尉獄何故至於如此
呂后殺韓信夷三族高祖殺彭越夷三族皆在十一年
下相國何廷尉獄在十二年

靖曰臣觀劉項皆非將將之君當秦之亡也張良本為韓
報仇陳平韓信皆怨楚不用故假漢之勢自為奮爾至於
蕭曹樊灌悉由亡命高祖因之以得天下設使六國之後
復立人人各懷其舊則雖有能將之才豈為漢用哉

靖對曰臣觀劉高祖項王皆非是能將也若當秦氏
之亡也張良家世相韓及韓滅為韓報仇陳平陽武人
事魏王咎為太僕不用去事項羽殷王反羽使平擊降
之還拜都尉賜金二十鎰及漢下殷羽怒將誅之殷將
吏平懼乃封其金與印使歸羽挺身仗劍間行歸漢
因魏無知求見即日拜都尉使驂乘典護軍韓信淮陰
人項梁渡淮信仗劍從之又數以策干羽不用亡歸漢
未知名坐法當斬滕公奇之釋不殺言於王王亦未之
奇也後因蕭何之言遂立為大將是二人者皆怨楚不
用故假借漢之威勢自為奮發爾至於蕭何曹參樊噲
灌嬰悉由逃亡性命漢粗因而用之以得天下設使六
國之後復立人人各懷其舊歸事其主則漢王雖有

能將人之才豪傑之士豈爲漢用之哉
臣謂漢得天下由張良借筋之謀蕭何漕轉之功也
按漢紀楚數侵奪漢角道漢乏食酈食其曰昔湯放桀
武王伐紂皆封其後秦伐諸侯滅其社稷今誠能立六
國後君臣百姓必皆戴德慕義願爲臣妾大王南嚮而
霸楚必歛衽而朝王曰善趣刻印先生因行佩之未行
張良來謁王方食具以告良良曰臣請借前筋爲大王
籌之昔湯武封紂之後者度能制其死生之命也今
大王能制項籍之死命乎武王入殷發粟散錢偃革爲
軒休爲放牛示不復用今大王能之乎且天下游士離
親戚棄墳墓從大王游者徒欲望咫尺之地今復立六
國後游士各歸與其主大王誰與取天下乎未楚唯無

疆六國復撓而從之大王焉待而臣之誠用客謀大事
去矣漢王輟食吐哺罵曰豎儒幾敗而公事今趣銷印
漢王如滎陽命蕭何守關中何計關中戶口轉漕以給
軍未嘗乏絕靖謂漢高得天下皆張良借筋之謀蕭何
轉漕之功也

以此言之韓彭見誅范增不用其事同也臣故謂劉項皆
非將之君

以此言之韓信彭越皆見誅夷范增不見聽用其事則
同也臣故謂劉高祖項王皆非是能將之君楚圍漢
王於滎陽急漢王請和羽使至陳平爲大牢具舉進而
佯驚曰吾以爲亞父使也乃持去而更以惡草具進使
歸以報羽大疑亞父亞父欲志攻下滎陽羽不聽亞父

怒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爲之願請骸骨歸去至彭
城疽發背死范增君巢人也

太宗曰光武中興能保全功臣不任以吏事此則善於將
將乎

太宗又問曰漢光武中興能保全功臣雖鄧寇耿賈之
賢皆不任以吏事此則善於將乎

靖曰光武雖籍前構易於成功然莽勢不下於項籍鄧寇
未越於蕭曹獨能推赤心用柔治保全功臣賢於高祖遠
矣以此論將之道臣謂光武得之

靖對曰光武雖憑籍前構易於成功然王莽之勢不下
於項籍鄧禹寇恂之才未過蕭何曹參光武獨能推赤
誠用柔道故保全功臣賢於漢高祖遠矣以此評論將

將之道臣謂光武爲得之○愚謂李靖云莽勢不下於

項籍鄧寇未越於蕭曹非確論也夫王莽篡國之大賊

天下切齒民心思漢雖王尋王邑擁百萬之衆威震四

海昆陽一敗莽不旋踵而就戮項羽自破秦軍虜五離

之後諸侯將入轅門膝行而前莫敢仰視鴻門之會樂

斃沛公其後破於濰水死者二十餘萬人圍漢王於滎

陽幾破其城若非漢王天授楚其可滅乎如何莽勢不

下於項籍也鄧禹仁義之將也首勸光武以脩德寇恂

公輔之器也亦嘗給食於河內光武欲保全功臣故不

任以大政蕭何曹參皆起秦刁筆吏但能守畫一之法

以致海守之寧謐耳論其純正蕭曹烏得與鄧寇比哉

但鄧寇範我馳驅而不獲蕭曹詭遇而獲耳

太宗曰古者出師命將齋三日授之以鉞曰從此至天將
軍制之又授之以斧曰從此至地將軍制之又推其轂曰
進退唯時既行軍中但聞將軍之令不聞君命朕謂此禮
又廢今欲與鄉祭定遣將之儀如何
太宗曰古者帝王出師命將齋戒三日授之以鉞命之
曰從此至天將軍制之鉞者揚也有向上之義故曰天
又授之以斧命之曰從此至地將軍制之斧者威也有
俯下之義故曰地又推其車轂命之曰進退唯時轂者
兵車之轂外持輻內受軸者也主旋轉運動故因以進
退唯時戒之既行軍中但聞將軍之令不聞君之命也
朕謂此命將之禮久已廢壞今欲與鄉祭定遣將之儀
鄉謂何如

靖曰臣竊謂聖人制作致齋於廟者所以假威於神也授
斧鉞又推其轂者所以委寄以權也今陛下每有出師必
與公卿議論告廟而後遣此則邀以神至矣每有任將必
使之便宜從事此則假以權重矣何異於致齋推假耶盡
合古禮其義同焉不須祭定上曰善乃命近臣書此二事
為後世法

靖對曰臣竊謂聖人制禮致齋於宗廟者所以假借威
靈於神也授斧鉞又推車轂者所以委寄以生殺之權
也今陛下每有出師必與公卿議論可否告於宗廟而
後遣此則邀以神之威靈亦至也每有任用將帥必使
之便宜從事於軍前此則假借以威權重矣何異於致
齋推假耶此皆盡合古帝王之禮其義相同焉更不須

參定上曰鄉言甚善乃命近侍之臣書此二事爲後世人君之法○愚謂古禮之不可復非禮之自壞乃人壞之也太宗欲參定遺將之議是軍禮將自此而復也軍禮復而吉凶賓嘉亦可從而復之耳靖乃以諛言沮之亦獨何哉祖孝孫奏雅樂太宗曰治之隆替不由於樂魏徵亦曰樂在人和不在聲音李靖不足責也而徵亦以此言終唐之世而禮樂不興者二公之過也
太宗曰陰陽術數廢之可乎靖曰不可兵者詭道也詭之以陰陽術數則使貪使愚茲不可廢也
太宗曰陰陽與術數廢之不用可乎靖對曰不可廢也兵者詭詐之道假託以陰陽術數則可使貪使愚此所
以不可廢也

太宗曰鄉嘗言天官時日明將不法闇將拘之廢亦宜然
太宗又問曰鄉嘗言天官時日明哲之將不以爲法昏暗之將則拘泥於廢而不用亦宜

靖曰紂以甲子日亡武王以甲子日興天官時日甲子一也殷亂周治興亡異焉又宋武帝以往亡日起兵軍吏以爲不可帝曰我往彼亡果克之由此言之可廢明矣

靖對曰昔紂以甲子日用師而亡武王以甲子日用兵而興以天官時日言之甲子則一也殷室亂周室治興亡斯異焉又宋武帝劉裕以往亡日起兵伐南燕軍吏以爲不可帝曰我往而彼亡果克慕容超由此二事言之可廢明矣

然而田單爲燕所圍單命一人爲神拜而祠之神言燕可

破單於是以火牛出擊燕大破之此是兵家詭道天官時日亦猶是也

然而田單守即墨爲燕人所圍單故命一人假爲神師拜而祠之神師言燕人可破單於是以火牛出擊燕軍遂大破之此是兵家詭詐之道天官時日亦似此耳按史記曰單守即墨乃令城中人食必祭先祖於庭飛鳥皆翔舞而下燕人怪之單因宣言曰當有神師下教我有一卒曰臣可以爲師乎單遂師之每有約束必稱神師

太宗曰田單詭神怪而破燕太公焚蓍龜而滅紂二事相反何也

太宗曰齊田單假神怪而破燕太公焚燒蓍龜而滅

殷紂二事相反又何也

靖曰其機一也或逆而取之或順而行之是也

靖對曰其機則一也或逆而取之或順而行之是也田單詭神怪而破燕逆而取之也太公焚蓍龜而滅紂順而行之也

昔太公佐武王至牧野遇雷雨旗鼓毀折散宜生欲卜吉而後行此則因軍中疑懼必假卜以問神焉太公以謂腐草枯骨無足問且以臣伐君豈可再乎然觀散宜生發機於前太公成機於後逆順雖異其理致則同臣前所謂術數不可廢者蓋存其機於未萌也及者成功在人事而已矣

昔太公佐武王至牧野遇大雷驟雨旗與鼓皆毀壤損

折散宜生欲卜得吉而後行此則軍中疑懼欲假借占
卜以向神焉太公以謂善腐卓也龜枯骨也皆無足問
且以臣而伐君又豈可再乎然觀敵生發機於其前太
公成機於其後逆與順雖殊異其理致則相同臣前所
謂術與數俱不可廢者蓋存其機於未萌耳及其成功
在盡人事而已矣

太宗曰當今將帥唯李勣道宗薛萬徹除道宗以親屬外
孰堪大用

太宗問曰當今將帥唯李勣江夏王道宗薛萬徹除道
宗以親屬外誰堪大任者

靖曰陛下嘗言勣道宗用兵不大勝亦不大敗萬徹若不
大勝即須大敗

靖對曰陛下嘗言世勣與道宗凡與敵戰不求大勝亦
不致於大敗萬徹若不大勝即大敗貞觀十八年以薛
萬徹爲右衛大將軍嘗有是言高宗永徽四年萬徹與
房道愛等謀反被誅

臣愚思聖言不求大勝亦不大敗者節制之兵也或大勝
或大敗者幸而成功者也故孫武云善戰者立於不敗之
地而不失敵之敗也節制在我云爾

臣愚思聖上之言不求大勝亦不大敗者乃節制之兵
也或大勝或大敗者僥倖而成功者也故孫武子有云
善戰者先立於不敗之地而不失敵人之敗也節制之
法在我云爾

太宗曰兩陳相臨欲言不戰安可得乎

太宗問曰兩陳既相臨欲言不與戰安可得而不戰乎
靖曰昔晉師伐秦交綏而道司馬法曰逐奔不遠縱綏不
及臣謂綏者御轡之索也我兵既有節制彼敵亦正行伍
豈敢輕戰哉故有出而交綏退而不逐各防其失敗者也
靖對曰昔春秋時晉趙盾帥師伐秦交綏而退司馬法
亦曰逐人奔敗之兵不欲其遠從人退還之兵不必及
之臣請綏者御轡之索乃六轡之總也我兵既有節制
彼敵亦正行伍豈敢輕易出戰哉故古人有出而交綏
退而不逐各隄防其失敗者也按春秋左傳晉趙盾命
三軍皆出與秦戰交綏注曰軍退為綏又引司馬法云
從綏不及是縱與從同也蓋兩家將士車馬嚴整執轡
臨陳有必戰之勢各防其失而交退以綏為不戰而退

軍之名也左傳交綏下無而退二字恐此為行文

孫武云勿擊堂堂之陳無邀正正之旗若兩陳體均勢等
苟一輕肆為其所乘則或大敗理使然也是故兵有不戰
有必戰夫不戰者在我必戰者在敵

孫武有云勿擊堂堂之陳無邀正正之旗二句解見軍
爭篇若彼此兩陳體又均勢又等苟一失於輕肆為彼
所乘則成至於大敗理勢使之如此也是故兵有不戰
有必戰夫不戰者在我之所守必戰者在敵勢之虛
太宗曰不戰在我何謂也靖曰孫武云我不欲戰者盡地
而守之敵不得與我戰者乖其所之也敵有入焉交綏之
間未可圖也故曰不戰在我

太宗問曰不戰在我此言何謂也靖對曰孫武子有云

我不欲與敵戰雖是盡地而守敵人不得與我戰者而錯其所往之初心也敵若有人焉兩軍交退之間未可以圖謀也故曰不戰在我之自守也夫必戰在敵者孫武云善動敵者形之敵必從之予之敵必取之以利動之以本待之敵無人焉則必來戰吾得以乘而破之故曰必戰者在敵若夫必戰在敵者孫武有云善能動敵者示以形之弱敵必來從之予之利敵必來取之以利動敵人而使之來以本待其至而破之本謂脩我之奇正繕我之甲兵嚴我之隊伍明我之號令敵若無人焉不知我之虛實見我引誘必來求戰吾得以乘其勢而破之故曰必戰者在敵勢之虛

太宗曰深乎節制之兵得其法則昌失其法則亡鄉爲纂述歷代善於節制者具圖於上朕當擇其精微垂於後世太宗曰深乎哉古人節制之兵得其法則國必昌失其法則國必亡鄉爲纂述歷代善於節制之兵者具圖於上朕當選擇其精微者垂之後世矣太宗曰兵法熟爲最深者靖曰臣嘗分三等使學者當漸而至焉一曰道二曰天地三曰將法太宗問曰兵法誰爲最深妙者靖對曰臣嘗分而爲三等使學者當以漸而至焉一曰道二曰天地三曰將法五者蓋孫武子首篇王事之目也夫道之說至精至微易所謂聰明睿智神武而不殺者是也

夫道之說至精細至微妙易繫辭所謂聰明睿智神武而不殺者是也聰明睿智聖之四德也聰是無所不聞明是無所不見睿是無所不通智是無所不知變化不測之謂神哉定禍亂之謂武不殺者言不用威刑而服萬方也此神聖之極致而常人之所不能學也孫子論道止云令民與上同意可與之死可與之生而不畏危也此中人以上之資皆可學而至若易之所言非上聖之資不可企而及也

夫天之說陰陽地之說險易善用兵者能以陰奪陽以險攻易孟子所謂天時地利者是也

夫天之說陰與陽地之說險與易善用兵者能以陰奪陽如范蠡所謂盡敵陽節盈無陰節而奪之能以險

奪易如太宗以兵三千據成皋之險坐困建德二十萬眾二者即孟子所謂天時地利者是也天時謂時日支干孤虛旺相之屬地利謂險阻城池之固

夫將法之說在乎任人利器三畧所謂得土者昌管仲所謂器必堅利者是也

若夫將法之說則在乎任用賢智之人便利戰守之器三畧書云得賢士而任之則國必昌管子書云所謂戰攻之器必欲堅利者是也

太宗曰然吾謂不戰而屈人之兵者上也百戰百勝者中也深濬高壘以自守者下也以是校量孫武著書三等皆具焉

太宗曰然吾謂不與人戰而能屈服人之兵者上也與

人百戰而百勝者中也深溝高壘以自固守者下也以
具此校量孫武著書三等皆全備焉

靖曰觀其文迹其事亦可差別矣若張良范蠡孫武脫然
高引不知所往此非知道安能爾乎

靖對曰觀其所著之文迹其所行之事亦可得而差別
矣若張良范蠡孫武此三人者脫然高蹈引去不知所
往非知道安能如此乎文謂三人所著之文事謂三人
所行之事蹟也

若樂毅管仲諸葛亮戰必勝守必固此非察天時地利安
能爾乎

若燕之樂毅齊之管仲蜀之諸葛亮戰必勝守必固此
非審察天時地利者安能如此者乎

其次王猛之保秦謝安之守晉非任將擇材繕完自固安
能亦乎

其次如王猛之保秦謝安之守司馬晉非任用將帥
選擇材能繕完甲兵以自固安能如此者乎

故習兵之學必先繇下以及中繇中以及上則漸而深矣
不然則垂空言徒記誦無足取也

故習兵家之學者必先自下以及中由中以及上則漸
入深妙矣若不如此則是垂空言徒記誦無足可取也

李靖蓋以道為上天地為中將法為下也
太宗曰道家忌三世為將者不可妄傳也亦不可不傳也

鄰其慎之靖再拜出盡傳其書與李勣
太宗曰道家者流忌三世為將者不可妄傳於人亦不

可不傳於人鄉其慎之靖無拜而出盡傳其書與李壯
勳秦使王翦之孫王離擊趙圍趙王及張耳鉅鹿城或
曰王離秦之名將也今將強秦之兵攻新造之趙舉之
必矣客曰不然夫爲將三世者必敗必敗者何也以其
所殺伐多也其後受其不祥今王離已三世將也居無
何項羽攻趙擊秦軍果虜王離此云道家忌三世爲將
不者未知其出於何書恐道字作兵字爲是○愚謂孫子
始計篇論道天地將法五者乃經國之大事闕一而不
可也今李靖分而三之以道爲至精主微聰明睿智神
武而不殺者是也○以天地爲次以將法爲下又以張良
張繡孫武脫然高引不知所從爲知道以樂毅管仲諸
其高亮戰必勝守必固爲察天時地利以王猛謝安爲任

將擇材又言習兵之學必先繇下以及中繇中以及上
愚不得不辯夫道者事物當然之理人之所共由者也
大而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小而動靜食息事物細
微者莫非道之寓哉有國有家者必教民以孝悌忠信
禮義廉耻使知君臣有君臣之道父子有父子之道夫
婦長幼朋友知有夫婦長幼朋友之道而又以仁義漸
摩之禮樂維持之然後民皆親其親長其長與君同心
而一德焉此孫子論道所以只曰令民與上同意可與
之死可與之生而不畏危也若周易繫辭所謂聰明睿
智神武不殺者乃聖神之極致非學者之所能及也書
稱堯之德曰乃文乃武稱舜禹干羽而有苗格此神武
而不殺者也成湯伐韋伐顧平昆吾夏桀之亂十一征

而無敵於天下武王誅紂伐奄驅蜚廉於海隅而戮之滅國者五十此聖武而以殺者也其視神武不殺之事而湯武猶以爲病焉張良本爲韓報仇初無心求富貴也及見韓歎誅夷蕭何繫獄乃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遂辟穀不食託以從赤松子遊而去范蠡謂大名之下不可以久居知越王長頸鳥喙可與共患難與處安遂歸相印而去孫武以兵法干吳王闔閭闔閭用以爲將後不知所往此三人者謂之明哲保身則可謂知進退之道則可謂之神武不殺則不可李靖旣以道爲至精至微聰明睿智神武不殺而又以三子脫然高引不知所往爲知道張良依託黃老范蠡孳孳爲利孫子權謀詭詐而靖以堯舜聖神之事擬之其可乎哉若樂毅管仲

諸葛亮戰必勝守必固人能察天時地利矣抑又不能任將擇材乎王猛之保秦謝安之守晉固能任將擇材繕完自固矣抑不能察天時地利乎天地之間不可一日而無此道也故子思作中庸首曰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若道天地將法分而爲三是樂毅管仲諸葛亮王猛謝安之世而全無此道也天典民彝容可一日已乎若使學兵書者先學將法次學天地後學道由下以及中由中以及上是學將法者不可以天時地利言之歟學天時地利者不可以道言之歟太宗又以不戰而屈人之兵爲上百戰百勝者爲中深濬高壘以自守者爲下夫兵法不可執一豈可拘此三者分而爲上中下乎若田穰直明法令撫士卒燕晉聞之退是

不戰而屈人之兵者也假使燕晉之兵不退穰苴果必
於不戰乎兵起與諸侯大戰七十六全勝六十四是百
戰百勝者也假使秦人按甲休兵不臨境上起安得而
不守乎司馬懿與諸葛亮對壘終不出戰是深溝高壘
以自守者也及公孫文懿欲阻水拒守懿領兵直趨襄
平聲言擣其巢穴誘文懿兵來三戰三捷遂平遼東欲
如遇葛亮時固軍自守可乎前既云攻守一法此又分
戰守爲二何其言之自相矛盾乎然兵又不可分而爲
三歟曰可上焉者仁義之兵也中焉者節制之兵也下
焉者權詐之兵也仁義之兵湯武是也節制之兵桓文
是也權詐之兵孫吳是也權詐不知節制節制不如仁
義仁義之兵道天地將法五者悉備焉節制之兵天地

將法則有之論道則不過假仁義而已矣權詐之兵或
有因天時而取勝者或有因地利而取勝者將法未嘗
不有焉而道不過恩信惠愛以結人心耳學仁義之兵
不得則爲節制之兵可也學節制之兵不得則爲權詐
之兵亦可也當戰則戰當守則守兵者凶器傷人害物
莫此爲甚苟不用戰而屈人之兵亦奚務必欲與之戰
乎而道天地將法五者俱不可闕而不講也

古之所謂公侯伯子男者

皆以天下之土地

之廣狹為斷

天子之土

方千里

公之土

方五百里

伯之土

方四百里

子之土

方三百里

男之土

方二百里

采之土

方一百里

110X
353
8